宣和書譜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宣和書譜
佚名

卷一

◎歷代諸帝（後附）

晉（武帝）

唐（太宗、明皇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、宣宗、昭宗、則天）

梁（太祖、末帝）

周（世宗）

晉武帝司馬氏，諱炎字安世，文帝之子也。司馬氏執魏國威柄。凡三世矣，至武帝時神器始歸之。獨江左有吳後附皓者，擅五十九年之業，一旦用王浚，唾手而得，故天下始一於晉。夫可謂繼志述事之主。然以憂勤得之，以佚樂棄之，其後東西分裂而為兩晉，後世論優劣，咸自武帝始。喜作字，於草書尤工，落筆雄健，挾英勇之氣，毅然為一代祖，豈齪齪戲弄筆墨之末以取勝者。惜乎不克終譽，而信賈充之言，舍衛瓘之忠，不為經遠計以貽翼子，故為有為者之所痛恨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我師帖，善消息帖。

唐太宗，李氏諱世民，高祖之次子。有隋末首建大議，起太原，入長安，取天下如運諸掌。故史稱除隋之亂，比跡湯武；致治之美，庶幾成康，夫可謂近古之英主。方天下混一，四方無虞，乃留心翰墨，粉飾治具，雅好王羲之字，心慕手追，出內帑金帛，購人

間遺墨，得真行草二千二百餘紙來上。萬幾之餘，不廢模仿。先是釋智永善羲之書，而虞世南師之，頗得其體。太宗乃以書師世南，然嘗患戈腳不工。偶作「戩」字，遂空其落戈，令世南足之，以示魏征。征曰：「今窺聖作，惟『戩』字戈法逼真。」太宗嘆其高於藻識，然自是益加工焉。世南既亡，以褚遂良侍書，凡人間所上羲之帖，惟遂良究其真贋，故所學尤勝。嘗謂朝臣曰：「書學小道，初非急務，時或留心，猶勝棄日，然亦未有不學而得者。朕少時臨陣，料敵以形勢為主，今吾學書亦然。」又嘗作《筆法》、《指意》、《筆意》三說以訓學者，蓋所得其在是歟。復善飛白，一日宴三品以上於玄武門，作飛白以賜，臣下粲酒爭取，以為娛樂。置弘文館，選貴遊子弟有字性者，出禁中所藏書令敦學焉。海內有善書者，亦許遣入館。由是十年間，翕然向化。一日作真草屏幛以示群臣，其筆力遒勁，尤為一時之絶。又嘗贊羲之傳，痛論字學，固亦見其髣髴。觀夫淵源，變態出於筆端者，信非一日之習，其所由來遠矣。今御府所藏一十有四：

正書：詔勅。

行書：詔勅，道德勅，禊宴詩，江叔帖，藝韞帖，好謙帖，真跡帖，枇杷子帖，魏仲思改名勅。

草書：九仙門勅，晚來勅，手勅，無為帖。

唐明皇諱隆基，睿宗第三子也。其英武該通，具載本紀。臨軒之餘，留心翰墨。初見翰苑書體狃於世習，銳意作章草八分，遂擺脫舊學。觀其批張九齡表、賜裴耀卿詩，與夫《嘉賓》之勅、《五王》之贊，議者言其豐茂英特。斯亦天稟，如八分書，北京義堂與東嶽封禪碑，雖出於當時學士共相摹勒，然其風格大體皆有所授。竇臮賦其書，以謂「風骨巨麗，碑板崢嶸；思如泉而吐鳳，筆為海以吞鯨」，亦足以狀其瑰偉也。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五：

隸書：五王贊，法空字，喜雪篇，太一字。

行書：賜趙宣王等勅，訪道勅，嘉賓勅，賜李含光勅二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二，批答李含光表謝賜，批答李含光表投璧，批答李含光表起居，批答李含光表香信，批答李含光表謝修功德，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表，批答楊勵俗等表，批答裴耀卿等雪篇表，批答裴耀卿等賀雨表，批答裴耀卿等奏謝宣示聖旨，賜裴耀卿等詩，鶺鴒頌，送虛已赴蜀川詩，春臺望雜言。

唐肅宗諱亨，明皇第三子也。天性仁孝，好學不倦，明皇酷愛與諸子異，開元二十五年乃立為太子。明皇幸蜀，父老遮道乞留太子平賊，蓋當時人心已知歸矣。迨其以天下元帥提孤軍抗衡漁陽卷地之眾，日消月化，雷驅電掃，終使海嶽一清，宗廟如故，真不愧主器之托也。即位之明年，遣韋見素迎上皇自蜀還京，使明皇感悟，自謂：「吾始得為天子父，不其美歟？」其盛德成功，雖未足以比跡湯武，而至於削平禍亂，再造唐室，亦傑然用武之君。是以郭子儀、李光弼之徒，真天下豪傑之士，功名為中興第一，皆肅宗善將將而能御之要，知英主自有真也。肅宗早歲時，明皇為選佳士如賀知章等，侍讀左右，氣味漸摩，曾非一日。又當明皇在御，以行書、八分、章草書為時矜式，肅宗以子職侍東宮，方溫凊定省間，得無過庭之訓？是宜行書亦有家法，而其氣韻與能字者爭衡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七：

賜李含光敕二，批答郭子儀表，批答李季卿表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，批答李含光表修功德，批答李含光表錫縑。

唐代宗諱豫，肅宗長子也。明皇諸孫百餘人，代宗最長，為嫡皇孫。聰明寬厚，喜怒不形於色，好學強記，深於《易》象。宵旰之暇，留心翰墨，於行書益工。大抵有唐自太宗以還，世相祖襲，至代宗家學未墜。論其筆力，則非有太宗、明皇超邁之氣，然亦有足觀者。今及見者，《春日雨晴燕諸王》與夫《秋中月夜》之詩，筆法勁媚，尚可以追配昔人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七：

南郊口號，歲功贊，守歲詩，秋中月夜詩，秋日詩，重陽詩，春日雨晴燕諸王詩。

唐德宗諱適，代宗長子也。初在宗藩，譽望已著。性識強敏，一經於目，往往不待學而能。其所以自任者，亦復如此。齒胄之年，便為統帥。既總萬幾，頗勵精治道，思前王能事，以壯大猷。故群臣章奏來上，皆即批答，筆無滯思，翰墨落落可觀。大抵唐以文皇喜字書之學，故後世子孫尚得遺法。至於張官置吏以為侍書，世不乏人，良以此也。陸贄以內相輔贊，奏牘動千百言，度其可否從違，常與贄所陳相當。而流離兵火，遺散不復收，是以存者無幾。觀其行書，筆意亦不愧前人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批答趙惠伯表。

唐宣宗諱忱，憲宗第十三子也。性嚴重寡言，宮中以為不慧。然精於聽斷，而專事明察，

其所以黜陟臣下，皆出於已。至於手寫詔勅，而人一被識擢，則為時之榮遇。大抵傷於太察，而無復仁恩之意，自是唐室至宣宗而復蹇矣。當時法書之盛，如裴休輩尚能追步顏柳。故諸宗承襲太宗之學，皆以翰墨流傳，至宣宗復以行書稱，蓋其典刑猶在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三：

賜李叢勅，賜李叢手勅，賜李叢手詔。

唐昭宗諱曄，懿宗第七子也。為人明倩，多喜作書字。初有志興復，慨然思得非常之材，相圖回治具，惜無以助之，當是時錢鏐以節制領浙西，雖稱臣不乏貢賦。而實霸有一方，信英雄也。然昭宗於此乃能籠絡駕馭，推赤心置人腹中，使鏐終唐室而不二心者，昭宗實有以歸之也。觀其以《衣襟書》賜鏐，當時不能無意。其書雖不稱於世，而興復之志於斯可見矣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賜錢鏐衣襟書。

武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曌，并州文水人。凜凜英斷，脫去鉛華脂韋氣味，棄高宗溺愛而窺覦竊起。遂能不出重闈深密之地，駕馭英雄，使人人各為其用，不旋踵踝移唐室。使之善自推托有《周南・卷耳》之志，則其用心豈減古賢后妃哉！惜乎不知出此，乃欲以牝雞司晨，宜乎不克令終，而張柬之等起而復子明辟也。新史貶而傳之，舊史以謂窮妖白首，良以為訓。考其出新意持臆說，增減前人筆畫，自我作古為十九字，曰𠙵（天）、𠙵（地）、𠙵（日）、𠙵（月）、○（星）、𠙵（君）、𠙵（年）、𠙵（正）、𠙵（臣）、曌（照）、𠙵（戴）、𠙵（載）、囻（國）、𠙵（初）、𠙵（證）、𠙵（授）、𠙵（人）、𠙵（聖）、𠙵（生）。當時臣下奏章與天下書契，咸用其字。然獨能行於一世，而止唐之石刻載其字者，知其在則天時也。雖然，亦本於喜作字。初得晉王導十世孫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跡，摹拓把玩，自此筆力益進，其行書骎骎稍能有丈夫勝氣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夜宴詩。

梁太祖朱氏諱溫，批答賀表行書字體，雖純熟，然乏氣韻。當是筆吏所書。方時溫以唐之臣子，盜竊神器，故多引瑞物為受命之符。唐天王下以土德，而繼土者莫若金。於是梁以金承之，而色尚白，所有之郡縣，至有以白烏、白兔、白鸚鵡、白鹿為獻者。此表獻白鹿也。其奏章之臣，則有若韓建，有若楊陟，有若薛貽矩。實在開平即位之歲，是

其區區急於符契，以厭人心。曾不知三代受命不約而應，如黃龍輔舟，銀溢山赤，烏流王屋，以表殊休者，亦固有自。時其承正統，又歷年滋久，且無非應天順人而作。如溫者，偶以黃巢餘黨棄不利之際，初云歸順，終乃攘奪。其自視治世，一顯諸侯為不足，況復區區引符命哉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御批祥瑞表。

梁末帝諱瑱，太祖溫第四子也，以唐文德元年生於東京。美容儀，為人沈厚，未嘗妄語言，喜與聞人儒士遊。唐光化元年授河南府參軍。溫受禪，封瑱均王。偽鳳歷元年二月，瑱即位。瑱無他伎，喜弄翰墨，多作行書批勅，大者或近盈尺。筆勢結密，有王氏羲、獻帖法，流傳到今，覽之便知，非侍書者所能及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正明勅。

周世宗，柴氏，諱榮，睿武孝文皇帝太祖聖穆柴後之侄也。卯歲事君後以孝謹聞，太祖愛之，及長，委以主器之重，乃克負荷。迨其繼明在御，因任舊臣，相與紹述前烈，增大基構。摧高平之陣，而勍敵挫氣；還秦鳳之封，而遠土開疆；以至江北燕南，取之如拾荊。自非英傑之主，能克家若是耶？故宜神武之略，氤氳盤礴發於筆端，其運用處，自己過人遠甚。觀《賜張昭詔》，有行書法，亦可見其略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賜張昭詔。

卷二

篆書敘論

篆書者，從來遠矣。其古文科斗之書，已見於鼎彝金石之傳，期間多以形象為之，而文彩未血也。自上而下，文科斗之法發達而後世易以大篆，實出史籀也。籀在周宣王時為太史氏其書，今之所存者，石鼓是也。以其籀之所創，故名之曰籀書，以其為太史氏而得名，故又謂之曰史書。若夫小篆則又出於大篆之法，改省其筆畫而為之。其為小篆之祖，實為李斯始。然以秦穆公時，詛楚文考之則字形真，是小篆，疑小篆已見於往古而人未之宗師，而獨李斯擅有其名。

按：秦初並天下，丞相李斯考其不與秦文合者，當時字畫惟古文與大篆耳，至李斯別為小篆，以異之耶。自斯而漢，至漢得以許慎，魏得一韋誕，而風流文物猶足以追法古而名一世，信斯文出特非小補。至漢魏以及唐室千載間，寥寥相望而終，唐室三百年間，又得一李陽冰，篆跡殊絕，自謂倉頡後身，觀其字，真不愧古作者。五代時南唐偽主李煜割據江左，輕如鴻毛，有一徐鉉，篆畫高古，人亦為之改觀，信此學之，在世其存亡，與人為輕重也，至於今益端獻王及章友直皆以篆學得名，傑然成一家法令，得其自唐以來七人，隸之於左，曾非濫竽以進者，若羅英之徒，為種種形似，遠取名以流世，如所謂仙人務光偃薤之篆，是皆不經之語，學者羞之，故不錄。

篆書

唐（李陽冰、衛包、唐元度、釋元雅）

宋（益端獻王、徐炫、章友直）

唐李陽冰，字少溫，趙郡人。官至將作少監，善詞章，留心小篆迨三十年。初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，遂得其法，乃能變化開合，自名一家。推原字學作筆法論，以別其點畫。又嘗立說，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，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萬類，幽至於鬼神情狀，細至於喜怒之舒慘，莫不畢載。後人不足以明此，於是誤謬滋多，義理掃地。雖李斯之博雅以束為束，蔡邕之知書以禮作豐。故孔壁之余文，汲冢之舊簡，所存無幾。幸天未喪斯文宗旨在已，其自許慎至是，作刊定說文三十卷，以紀其學，人指以為蒼頡後身。方時顏真卿以書名世，真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，欲以擅連璧之美，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。議者以蟲蝕鳥跡語其形，風行雨集語其勢，太阿龍泉語其利，嵩高華嶽語其峻，實不為過論。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，惟陽冰獨步。舒元輿作玉筯篆志，亦曰陽冰之書其格峻，其力猛，其功備，光大於秦斯倍矣。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，吾唐其知言哉。今御府所藏篆書三：

孝德訓，新驛記，千文。

唐衛包，京兆人，官至尚書郎。史無其傳，獨見於書家。工八分小篆，且通字學。其作字點畫不妄發，落筆必左規右矩。以倒薤篆書鷓鴣賦，信由積學所致，故為書品所錄。昔王羲之初學衛夫人，小楷不能造微入妙。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，於是楷法高四海，況其下羲之數十等者，豈可舍其模仿而無師自正耶？若衛包之書，論其入法度之

域則可，謂其飄逸絕塵則未也。今御府所藏薤葉篆書一：

鷦鷯賦

唐元度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精於小學，動不離規矩。至於推原字畫，使有指歸，橫斜曲直，偏傍上下，必就楷則。考其用意精深，非特記姓名而已，真可列於六藝。施之後學，得以模仿，故作九經字樣。辯證謬誤，又為十體：曰古文，曰大篆，曰小篆，曰八分，曰飛白，曰薤葉，曰垂針，曰垂露，曰鳥書，曰連珠。網羅古今繩墨，蓋亦無遺。然責其疎放縱逸，則非所長。太宗時待詔翰林，論書最詳。惜其出於法中而不能遺法以見意，是以議者譏其太膠云。今御所藏書四：

篆書：千文

正書：論書十體書二

釋元雅，不載於傳。好古喜學於科斗小篆，各為千文，以隸書識其側。其科斗小篆，筆意淳古。而隸書復灑然，不惡亦不謬於用心也。且隸書生於篆，而篆法又祖科斗，推本而言，則字字固有源流，不容妄作。元雅者，既以隸而求篆，又緣篆而作科斗，則其知所本矣。復於每體各為千字，則又見所學進修而該備歟。初梁武帝得羲之千字，令周興嗣次之。自爾書家每以是為程課，如智永草千文，多至於八百本。其說謂學者以千字經心，則自應手和心得，可與入道。若至八百本之多，則定足以垂世然。惟知書者然後能道此，若元雅亦有一於是。今御府所藏科斗小篆一：

二體千字文

宋

皇叔益端獻王，英宗第四子也。姿表穎拔，眉宇如畫。年十二已若成人，侍講受經略不少懈。暨長，貫通經傳，每造朝進退可度，百辟聳觀。在藩邸請小學官以教諸子，詩禮之訓不絕於家。遇下寬恕，有細過略而不問。手編普惠乘間集效方，以利物為意，多藏藥石，親視和劑，以拯病者。至於留意翰墨，而飛白篆籀皆造其妙。嘗效唐元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，又復出眾體之外作八體，學者多宗之。嘗盡六幅絹作一字，筆力神俊，非積學不能至此。復善畫墨竹，如老師匠。其立朝輸忠，得古賢臣之大節，已具載畫錄矣，

此得其略云。今御府所藏篆書一：

二十六體篆。

徐炫字鼎臣，江左人。仕江南偽主李煜，官至御史大夫。以文雅為世推右，來使本朝，一時士人想望其風采。江南既平，隨煜歸朝。當太宗時，直學士院典誥命稱得體。留心隸書，嘗患字畫汩以俗學，乃以隸字錄說文，如蠅頭大，累數萬言以訓後學。尤善篆與八分，識者謂自陽冰之後，續篆法者惟鉉而已。在江左日，書猶未工，及歸於我朝，見李斯嶧山字摹本，自謂冥契。乃搜求舊字，焚擲略盡，悟昨非而今是耳。後人跋其書者，以謂筆實而字畫勁，亦似其文章。至於篆籀氣質高古，幾與陽冰並驅爭先，此非私言天下之言也。嘗奉詔挍定許慎說文三十卷行於世。又謂自暮年方得喎匾法，識者然之。今御府所藏篆書七：

大道不器賦上下二，蟬賦一，篆隸二，千文二。

章友直字伯益，閩人。博通經史，不以進取為意。工玉筯字學，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經於國子監，當時稱之太常少卿。元居中出領宿州，素喜其書，且富有之。至宿則盡所有摹諸石，以廣其傳。緣此東吳之地多其篆跡。友直既以此書名世，故家人女子亦莫不知筆法。咄咄逼真，人復寶之。說者云自李斯篆法之亡而得一陽冰，陽冰之後得一徐鉉，而友直在鉉之門，其猶遊夏歟。今御府所藏篆書一：

二經堂歌。

隸書敘論

秦並六國一天下，欲愚黔首，自我作古，往往非昔而是，故以李斯變大篆，程邈作隸文種種，有不勝言者，然而或足以垂法而利民，宜後世有取焉。此隸所由，起初邈以罪系雲陽獄，覃思十年，變篆為隸得三千字，一日上之始皇，稱善，釋罪，用為御史。當時此書雖行，獨施於隸佐，故名曰隸，又以赴急速官府刑獄間用之，余尚用篆，此天下始用隸字之初也。然而後世人發臨溜篆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，棺上有文頂起字同今隸，稱胡公先始皇時已四百餘年，何為已有隸法，豈是書元與篆籀相生，特未行於時也。若邈者既知此體，乃自作一家法而上於秦，特以解雲陽之難耳，不然胡公之棺何有是哉。其後漢有蔡邕、魏克當時得其遺法，筆筆飛動，點畫間一一成形，斷筆墨本幾滿天下歷

千餘年，精神如在，學者仰之，如景星鳳凰，爭覩為快，豈可多得歟。然斯道高古，非世俗通行之書，以故闕然不講久矣。唐開元年時，主慨然知隸字不傳，無以矜式後學，乃詔作字統四十卷，專明隸書，於是間得人以應其求，乃韓擇木之徒是矣，然則學之興廢，繫其時哉。

唐

韓擇木，昌黎人也。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。工隸兼作八分字，隸學之妙，惟蔡邕一人而已。擇木乃能追其遺法，風流閑媚。世謂蔡邕中興焉。擇木書法傳於時者為多，如以隸書天臺桐柏觀記，後世謂得其筆意，信不虛矣。又觀杜甫贈李潮八分歌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，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。奄有二子成三人甫，固不妄許可。則知擇木亦於八分學復為世之所稱可知。今御府所藏四：

隸書：桐柏觀記，張載劍閣銘。

八分書：曹子建表，心經。

卷三

正書敘論

字法之變至隸極矣，然猶有古焉，至楷法則無古矣。在漢建初，有王次仲者，始以隸字作楷法。所謂楷法者，今之正書也。人既便之，世遂行焉，而或者乃謂秦羽人王次仲作此書，獻始皇以赴急疾之用，始皇召之本至，欲加刑，而次仲化禽飛去。此語載於志怪，學者之所不道，然亦不載其事以別之也。此書既始於漢，於是西漢之末，隸字不刻，間雜為真書，若屬國封陽茹君等碑，亦斑斑可考矣。降及三國鍾繇者，乃有賀克捷表，備盡法度，為正書之祖。東晉聿興風流，文物度超前世，如王羲之作樂毅論、黃庭經，一出於世，遂為今昔不貲之寶。後日雖有作者，詎能過之。東晉而下至宋齊，爰及李唐至本朝，其中得魏晉風氣者，亦落落有人焉。皆是豪傑之士，尚友於千載之上者也。今得其真書者，凡四十有四人。在魏則有鍾繇，在宋則有蕭思話，在齊則有王僧虔，在唐則有元稹、褚遂良、柳公權、顏真卿、徐浩輩二十有八人，在五代則有薛貽矩輩五人，以至本朝，則有八人其間，如宋駿、蔡襄、石延年之徒皆與古作者並驅爭衡為一代法，故皆不復其實，而以時次之。

正書一

魏（鐘繇）

宋（蕭思話）

齊（王僧虔）

隋（薛道衡）

唐（褚遂良、顏真卿、徐浩、元稹、李商隱、柳公權）

魏

鐘繇字元常，潁川長社人也，官至太傅。工正隸行草八分，尤長於正隸。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，誕秘而不傳，輒捶胸嘔血，幾至於斃。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，及誕死，繇盜發其墜，遂得邕法。於是學書益進，雖窮晝夜無少間輟。臥則以手畫被，被為之穿，故其書遂與羲獻索衛相後先。若魏受禪碑，劉禹錫言王明為文，梁鵠作字，鐘繇刻石，世為三絕。則繇潛心字畫可知矣。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，斯在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，群鴻戲海，豈虛言哉。繇晚病膝，每許以乘車趣朝，後三公有疾，遂以為故事，當時為之榮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賀克捷表。

宋

蕭思話，南蘭陵人，官至侍中。方十許歲時，未知書，以博奕遊遨為事。好騎屋棟打腰鼓，侵惱鄰裏，人多患之。稍長遂折節讀書作字，於是聲譽籍甚。初學書於羊欣，下筆緜密娉婷，當時有鳧鷗雁鶩遊戲沙汀之比。至於行草之工，則有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之妙，其風流媚好殊不在羊欣下。故蕭行範篆楊真孔草，所以著論於袁昂也，然所得乃其正書耳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奏事帖。

齊

王僧虔，瑯琊臨沂人，官至侍中。曾祖洽以書稱於時，羲之、洽之族弟，獻之、洽之族侄。至僧虔家傳之學不墜，喜文史善音律，作正書頗工。初法獻之而尤尚古直，若溪澗含冰岡巒被雪，雖極清肅，而比獻之風流蘊藉則所不逮。初宋文帝見其書素扇，嘆曰非惟跡逾獻之，方當器雅過之。嘗與僧虔賭書畢，謂僧虔曰：「誰為第一？」僧虔曰：「臣書第一，陛下亦第一。」上笑曰：「卿可謂善自謀矣。」孝武帝以書名自負，僧虔秘而不耀，常用拙筆書，秘而為自安計。泰始中出為吳興太守，與獻之實接，武郡人以為榮。嘗為飛白題尚書省壁曰：「圓行方止，物之定質。修之不已則溢，高之不已則栗，馳之不已則躓，引之不已則逸，是故去之宜疾。」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。子慈，字伯寶，官至侍中。冠軍善行書，謝超宗見慈學書，謂慈曰：「卿書何如僧虔公？」答曰：「慈書與大人猶雞之比鳳。」蓋超宗即鳳之子也，超宗慚而退，時以為名答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正書御史帖，陳情帖。

隋

薛道衡，字元卿，河東汾陰人，官至內史侍郎。生六歲而孤，遂能刻意學問。甫十三歲通左氏春秋，嘗作贊以嘉之，頗有詞致如宿語，自爾聲譽益彰。左僕射楊遵彥見而嘆曰：「一代偉人也。」為文必杜門高臥，冥搜精思，故每一篇出，則傳播人口，然未聞以善書稱者，豈以文掩之耶。蓋文章字畫同出一道，特源同而　　異耳。但要時以古今澆之，不爾則塵生其間，下筆作字處便同眾人，觀道衡和南正書一帖，亦非泯泯眾人之筆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和南帖。

唐

褚遂良，字登善，錢塘人，官至尚書右僕射。河南公博學通識，有王佐才，工隸楷。文皇嘗嘆曰：「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。」魏征曰：「褚遂良下筆遒勁，甚得王羲之體。」文皇即召見令遂良侍書。文皇嘗購王羲之書，天下爭以為獻，然以真贋莫能辨，遂良獨

能區別，如辨白黑，無得以舛惑。遂良初師世南，晚造羲之，正書尤得媚趣。論者況之瑤臺青瑣，窅映春林，嬋娟美女，不勝羅綺。蓋狀其豐艷雕刻過之，而殊乏自然耳。遂良嘗問世南曰：「某書何如永師？」曰：「吾聞彼一字直五萬，公豈得若此者？」「何如歐陽詢？」曰：「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，公豈得若此者？」遂良曰：「既然，何更留意於此？」世南曰：「若使手和筆調，遇合作者，亦深可貴尚。」遂良於是喜而邏。遂良喜作正書，其磨崖碑在西洛龍門，孟法師碑在長安國子監，聖教序在長安慈恩塔中，皆世所著聞者。今御府所藏一十：

正書：謝表文，帝京詩，樂毅論，石研帖，大洞內祝隱文。

行書：枯木賦。

草書：臨王羲之永興帖，臨王羲之中郎帖，臨王羲之二謝帖，摹王羲之官舍帖。

顏真卿，字清臣，師古五世從孫，瑯琊人，官至太子太師，封魯郡公。初登進士第，又擢制科以御史出使河隴。五原大旱，為決冤獄，而雨乃降，一郡沾足，人呼為御史雨。守平原日，河朔二十三郡皆陷賊，平原獨以有備完。奏至，明皇為之嘆息，想見其人，然為奸邪輩所疾，盧杞尤不喜。李希烈陷汝州，固遣真卿宣詔，士論惜之。而真卿必行見希烈，知其不可以訓，罵而死之。惟其忠貫白日，識高天下，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者。特立而兼括，自篆籀分隸而下，同為一律，號書之大雅，豈不宜哉。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，畫如夏雲，鉤如屈金，戈如發弩，此其大槩也。至其千變萬化，各具一體，若中興頌之閎偉，家廟碑之莊重，仙壇記之秀穎，元魯山銘之深厚。又種種有不同者，蓋自有早年書千佛寺碑，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，及中興以後，筆力迥與前異，亦其所得者愈老也。歐陽修獲其斷碑而跋之云：「如忠臣烈士，道德君子，端嚴尊重，使人畏而愛之，雖其殘闕不忍棄也。」其為名流所高如此。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，以謂蠶頭燕尾，僅乃得之，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，其心通而性得者，非可以糟粕議之也。嘗作筆法十二意，備盡師資之學，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。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八：

正書：旌節勅，顏允南父惟正贈告，顏允南母商氏贈告，潘丞竹山書堂詩，朱巨川告，疎拙帖。

行書：爭坐前帖，爭坐後帖，送文殊碑文帖，頓首夫人帖，與李光顏太保帖，蔡明遠鄱陽帖，劉太沖帖，劉中使帖，開府帖，盧侯帖，瑤臺帖，篆籀帖，中夏帖，湖州帖，送

書帖，乞米帖，乞脯帖，縑緗帖，馬病帖，送辛晃序，祭伯父濠州刺史文（唐臣題跋），祭侄季明文。

徐浩，字季海，越州人，官至太子少師。擢明經有文辭，張說一見奇之，謂浩後來之英也。繇魯山主簿薦為集賢校理，肅宗立繇襄州刺史，召授中書舍人，四方詔令多出浩手。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，帝喜之，寵絕一時。浩父嶠之善書，初以法授浩，至浩益工，撰法書論一篇，為時楷模。嘗書四十二幅屏，八體皆備，草隸尤勝。論者謂其力如怒猊抉石，渴驥犇泉，蓋浩書鋒藏畫心，力出字外，得意處往往近似王獻之。開元以來未有比者，寫花萼樓碑甚工，頃長安興慶池。西南巢賊之亂，兵火剝壞無復存者。袁昂嘗評其書，謂如南朝士大夫，徒好尚風範，終不免寒乞，以浩書殊乏天才，而窘在繩律故爾。然議者以謂不然，嘗作書法以示子侄，盡述古人積學所致，真不易之論。且浩以書名，其妙實在楷法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三：

朱巨川告，小字存想法，寶林寺詩。

元稹字微之，河南人也，相穆宗贈尚書右僕射。少孤，授學於母，十五以明經中第。相繼應制科擢第一及典詞誥。務在純厚，時流慕之，文體為之一變。所長惟歌詩歆艷，一時天下稱元和體，其詩名與白居易相上下，人目之為元白。及其在越與詩人竇群賡酬，又稱蘭亭絕唱，每一詞出，往往播之樂府。其楷字蓋自有風流蘊藉，俠才子之氣而動人眥睫也。要之詩中有筆，筆中有詩，而心畫使之然耳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寄蜀人詩

李商隱字義山，懷州河內人，官至工部員外郎。初擢進士第，又中拔萃選。王茂元出守河陽，深愛其材，辟於幕下。妻之以女復佐令狐楚，授以章奏之學，遂得名一時。當時工章奏者如溫庭筠之徒，俱以是相誇，號三十六體。蓋其為文瑰邁奇古不可跂，及觀其四六槁草，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，筆畫雖真，亦本非用意，然字體妍媚，意氣飛動，亦可尚也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正書：月賦

行書：四六本槁草

柳公權字誠懸，公綽之弟，京兆人。博貫經術，通音律。元和中擢進士第，穆宗朝以夏州書記入奏。帝曰：「朕常於佛廟見卿筆跡，思之久矣。」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。帝問公權用筆法，對曰心正則筆正。帝改容，悟其筆諫也。文宗嘗與聯句，帝曰：人皆畏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公權屬曰：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他學士皆屬繼，帝獨詠公權者，命題於壁，字率五寸，帝嘆曰：鐘王無以過也。宣宗時召升殿作字，賜以銀彩，且令自書謝狀，勿拘真行，欲以為珍玩也。然其書名達於外夷，往往以貨貝購之，當時大臣之家，碑誌非公權書，以子孫為不孝。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，至奴盜其杯盂而貯笥縢識如故。公權知而笑曰：銀杯羽化矣。人益服其德量云，然公權之書得名正其楷法耳。今御府所藏十有一：

正書：度人經二，清淨經，陰符經，心經，寄藥帖。

行書：宮相帖，撿領帖，蘭亭帖，紫絲鞋帖，簡啟草槁。

卷四

正書二

唐（蕭遘、陸扆、李磎、詹鸞、顧紹孫、陸希聲、楊鉅、崔遠、張顗、鄭賨、戎昱、趙模）

唐

蕭遘字得聖，蘭陵人，璃之遠孫也。瑀武德初，帝委以樞莞，內外百務，悉瑀關決。或引升御榻，呼曰「蕭郎」。官至左僕射。遘咸通中擢進士第，累遷司空，封楚國公。遘負大節，以王佐自任，慕李德裕為人。及當國，風采峭整，天子器之。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，後與遘並顯，遘善事之。僖宗曰：「遘善事長，大臣和，予之幸也。」遘曰：「不止以長，乃鐸門生。」僖宗笑曰：「鐸選士，朕選宰相。卿無負我。」自瑀逮遘，凡八葉宰相，名德相望，與唐盛衰，世家之盛，古未之有。遘之字畫雖罕傳於世，觀其《景公》、《幽公》二帖，筆跡有廊廟之氣而足規矩，學者未易到也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正書：景公帖。

行書：幽公帖。

陸展字文祥，蘇州嘉興人，丞相贄之族孫，後客於陝，因以家焉。擢進士第，累遷翰林學士。展工屬文，當時制詔，落筆而就，同僚自以為不及。昭宗嘗作賦，召令學士皆和之，展時預焉，賦成文不加點，獨先眾人。帝覽而嘆曰：「貞元時，陸贄、吳道元兄弟善內廷文，後無繼者。今聯得之。」。頗加優重。史稱展之才「敏速若註射」，信不誣矣。亦善作真字，嘗有《贈苔光草書歌》，筆跡不減古人，翰墨耀映，真可尚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贈詈光草書歌。

李蹊字景望，江都人也。自幼好學，登進士第，相昭宗，官至太子少師，贈司徒。家世藏書，多至萬卷，時號「李書樓」。喜著述，善註解，學者宗之，以為指南，真儒相也。其書見於楷法處，是宜皆有勝韻。大抵飽學宗儒，下筆處無一點俗氣，而暗合書法，茲胸次使之然也。至如世之學者，其字非不盡工，而氣韻病俗者，政坐胸次之罪，非乏規矩耳。如蹊能破萬卷之書，則其字豈可以重規疊矩之末，當以氣韻得之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送警光詩。

詹鸞，不知何許人也。作楷字，少者至蠅頭許，位置寬綽，有大字法。書《唐韻》極有功，近類神仙吳彩鸞，慕彩鸞故名焉。昔李赤之慕李白，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，蓋類是也。彩鸞以書《唐韻》名於時，至今斷紙餘墨，今傳寶之。今鸞於斯亦然，故知鸞於此不凡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二：

《唐韻》上、下。

顧紹孫，亡其世系，作正書類鐘繇，所謂似之而非者。蓋涇渭同流，則清濁相去，不得不爾。自三代書契降及漢末，無慮數變。三國鼎立之初，人材並用，靡有子遺，惟字學闕然不講。繇於是時不溺流俗，傑然追古，為一家法，而議者謂其豐筋多力，有雲遊雨驟之勢。後學鮮有繼者，如紹孫，雖竭其智力，寧有一於是哉！然久假不歸，烏知非有特其學之未至耳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儒素帖。

陸希聲，吳人也，官至左僕射，家世有書名。其六世伯父柬之，以草書高天下，議者有「喬松倚壁，野鶴盤空」之語；四世祖景融，又以博學工書擅名，璧璧相繼，至希聲一出，遂能復振家法，為佳子弟。而希聲尤善屬文，通經史，喜著述，且精於正書，則祖武風流，頓還舊觀。錢若水常言古之善書，鮮有得筆法者，唐陸希聲得之，凡五字：擫、押、鉤、格、抵。自言出自二王。斷與陽冰得之，希聲後授之晉光。晉光入長安，為翰林供奉，而希聲尚未達，以詩寄之云：「筆下龍蛇似有沖，天池雷雨變逡巡。寄言昔日不龜手，應念江頭洴澼人。」後得其法者，為一時之絕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贈晉光詩。

楊鉅，史失其傳，喜作字，得正體。其沈著處，有類鐘繇，而點畫則柳公權法也。當時贈警光草書詩序者，無慮數十人，而各出一家之見以附載於文，獨鉅之立論以性之與習，自是兩途。有字性不可以無學，有字學者復不可以無性，故其為言曰：「習而無性者其失也俗，性而無習者其失也狂。」蓋以謂有規矩繩墨者，其習也；至於超詣絕塵處，則非性不可。二者相有以相成，相無以相廢，至此然後可以論書歟！又為說曰：「羲之七子，獨獻之能嗣其學，則知用此以求古人，庶幾天下書眼同一綱紐耳！」噫！鉅之能為此論，則能知書之病也夫！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贈曾光草書序。

崔遠，其先博陵人也。曾祖廷，同州刺史，子八人，皆有時譽，世以擬荀氏八龍。珙，左僕射；珀，吏部尚書；瑀，河中府節度使；餘並據顯位，世以為榮。均子淡，官至吏部侍郎，有才名，舉止秀峙，時謂玉而冠者。遠，淡之子也。有文，而風致整峻，世慕之曰「釘座梨」，言座之所珍也。遷中書侍郎，後為右僕射。自咸通後，有名其家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，天下推士族之冠。觀其筆跡，雖不傳於世，然《贈晉光帖》，其楷體可喜，想見其家範云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送晉光詩。

張顗，莫知其系，官至左司郎中。幼好學，喜怍真書，字體謹嚴，率仿柳公權，而自成一家。公權之學，出於顏真卿，加以盤結道勁，為時所重。議者以謂如驚鴻避弋，饑鷹

下韝，蓋以言其風骨峻做，而少和淑之氣焉。頡雖未足以方公權之工，而風致近古，用筆有力，亦可貴也。觀其所《贈晉光詩》云：「金殿聖人看縱筆，玉堂詞客盡裁詩。」則頡不獨工於書，而尤長於賦詠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贈警光詩。

鄭賨，史所不載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所見者翰墨三傳。天復中，挈家自華至陳，遷徙無常，席不暇暖，亦未嘗須臾廢詞翰也。觀其以楷法《題經藏詩》云：「萬蘊千牌次碧牙，縹箋金字間明霞。」而筆法清古，有羲獻典則。雖名不顯於世，大率唐人篇章字畫，縱復不造古人極致處，然亦各有一家風致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題經藏詩。

戎昱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建中間為虔州刺史。作字有楷法，其用筆類段季展。然筋骨太剛，殊乏婉媚，故雅德者避之。嘗書其自作《早梅詩》云：「應緣近水花先發，疑是經春雪未消。」豈有得於此者，宜其字特奇崛，蓋是挾勝氣以作之耳。且古人作字，或出於一手而優劣相望者，偶在一時之得意與否耳。昱自寫其詩，是亦其得意處，故其筆力不得不如是之健。然求其左規右矩，則一出焉，一入焉，而不見其至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早梅詩。

趙模，史闕其傳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模喜書，工臨仿。始習羲獻，學集成《千文》，其合處不減懷仁，然古勁則不迨。蓋翰墨之祖，必語羲獻，而師之者，世難其人。如晚生輩，以家學相承為一律，非不以王氏為宗，然其泥於形似。而俗惡凡下者，病在索馬於唐肆。浮屠氏懷仁，乃能稍得。故步固不易得，然至於奔逸絕塵處，則又不可以同日而語。若模之書復出懷仁下，則所謂思其上者不可得，又思其次也。噫，古人真難到耶！觀《模集書》一帖，頗工楷法，信前人之論為不謬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模集千字文。

卷五

正書三

唐（許渾、張欽元、楊庭、景審、鈕約、女仙吳彩鸞、道士杜光庭、道士梁元一、釋曇林）

五代（錢鏐、李璟、薛貽矩）

唐

許渾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卯角為詩，已能超出童稚；及長秀發，頗為流輩所推。正書字雖非專門，而灑落可愛，想見其風度。渾作詩似杜牧，俊逸不及，而美麗過之。古今學詩者，無不喜誦，故渾之名益著，而字畫因之而並行也。大中初，守監察御史，以疾告歸，端居佚老。有詩集行於世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二：

今體詩上、下烏絲欄。

張欽元，亡其傳，官至奉禮郎。作真字，喜書道釋經，然不墮經生之學。其遠法鐘繇，唯恐失真。但去古既遠，世習紛糅，故未能脫去前人畦畛，左規右矩，自守奴書之病，是亦束於教者也，至如繇書幽深無際，古雅有餘，則又非欽元得窺其藩籬焉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二：

金剛經上、下。

楊庭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為時經生，作字得楷法之妙。長壽間，一時為流輩推許。唐以武后好奇立異，自我作古，至輒易一十九字。當時如薛稷之流，亦復宗之。庭嘗書《五蘊論》，悉用武后所易字，而卷尾系經生臣名，要是一時奉命自應爾耳。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，其間固有超絕者，便為名書。如庭書，是亦有可觀者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五蘊經。

景審，南陽人也。工作詩，留心翰墨。長慶中，以泥金正書《黃庭經》一軸，追慕王羲之法，字體獨秀潤而有典則。又作詩以題其卷末云：「金粉為書重莫過，《黃庭》舊許右軍多。請看今日酬仁德，何似當時為愛鵝。」大抵唐人類多任務書，然亦頗自珍惜。如歐陽通初仿父詢書，後亦名世，非貍毛為筆，犀象為管，未嘗輒書。審於《內景經》

必粉金而寫之，蓋亦非率爾而作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黃庭經。

鈕約，史傳不載。善正書，作細字使人喜，見而忘倦。蓋其字畫雖小，而圓勁成就，不乏精神，為呵喜者。嘗考昔人之論字，以謂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，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。結密而無間，《瘞鶴銘》近之；寬綽而有餘，《蘭亭敘》近之。蓋約之小字，雖未足以比肩古人，而至其字形頓放，頗有意味。亦不窘於邊幅，而韻勝者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小字三教經。

女仙吳彩鸞，自言西山吳真君之女。太和中，進士文簫客寓鐘陵。南方風俗，中秋夜，婦人相持踏歌，婆娑月影中，最為盛集，簫往觀焉。而彩鸞在歌場中，作調弄語以戲簫。簫心悅之，伺歌罷，躡蹤其後。至西山中，忽有青衣燃松明以燭路者。彩鸞見簫，遂偕往，復歷山椒，有宅在焉。至其處，席未暇暖，而彩鸞據案，如府司治事，所問皆江湖喪溺人數。簫他日詢之，彩鸞初不答，問至再四，乃語之：「我仙子也，所領水府事。」言未既，忽震雷迅發，雲物冥晦。彩鸞執手板伏地，作聽罪狀，如聞謫詞云：「以汝泄機密事，罰為民妻一紀。」彩鸞泣謝，諭簫曰：「與汝自有冥契，今當往人世矣。」簫拙於為生，彩鸞為以小楷書《唐韻》一部，市五千錢為糊口計。然不出一日間，能了十數萬字，非人力可為也。錢囊羞澀，復一日書之，且所市不過前日之數。由是彩鸞《唐韻》，世多得之。歷十年，簫與彩鸞遂各乘一虎仙去。《唐韻》字畫雖小，而寬綽有餘，全不類世人筆，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十有三：

唐韻平聲上，唐韻平聲下，唐韻上聲，唐韻去聲，唐韻入聲，唐韻上下二，唐韻六。

道士杜光庭，字賓聖，道號東瀛子，括蒼人也。傳授真大師，特進檢校太傅、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上，行尚書戶部侍郎、廣成先生、上柱國、蔡國公。光庭初意喜讀經史，工詞章翰墨之學。懿宗設萬言科取士，光庭試其藝不中，乃棄儒衣冠人道遊。意淡漠，著道家書頗研極至理，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修靖撰集已來，始末備盡，於今羽流成宗之。僖宗臨御，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，一時流輩為之斂衽，皆日學海千尋，辭林萬葉，扶宗立教，海內一人而已。嘗撰《混元圖》、《紀聖賦》、《廣聖義歷帝紀》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。喜自錄所為詩文而字皆楷書，人爭得之，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。一踞是得煙霞氣味，雖不可以擬倫羲、獻而邁往絕人，亦非世俗所能到也。光庭嘗一日

忽謂門人曰：「占城方創真宮，工未畢，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，恐不久於人間世。」他日因復謂真宮成矣，遂披法服與門，私子別而卒，異哉！信人材不特人間少，天上亦少。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，賀作記而去其類是矣！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送先輩詩。

道士梁元一，亡其鄉里。天資孤潔，不染世習。丹藥之暇，尤喜翰墨。初慕鐘、王楷法，久而出入規矩之外。然其法嚴，其氣逸，其格清。其嚴也若秉簡而立星壇，其逸也若御風而揮八極，其清也若秋霄之飲沆瀣。凡以心專於抱一而不務外遊，故其神凝而慮寂，據梧隱几，泯然身世之俱亡。及乘興一寓於揮灑，自然有超世絕俗之態矣。觀其書《太上內景經》，作小楷法而體兼眾善，乃知遊方之外者，非世習之所能及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太上內景經。

釋曇林，莫知世貫。作小楷下筆有力，一點畫不妄作。然修整自持，正類經生之品格高者。有金書經目曰《金剛上味陀羅尼》，累數千字，終始一律，不失行次，便於疾讀。但恨拘窘法度，無飄然自僻之態。然其一波三折筆之勢，亦自不苟，豈其意於筆正特見嚴謹，亦可嘉矣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金剛經。

五代

吳越國錢鏐，杭州臨安人。倜儻有大度，意氣雄傑，乘唐末亂離，依閭里董昌嘯聚烏合之眾，名為禦寇而實自蹈之。然卒能用僖宗詔命，削平江浙而據有也。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領鎮東，節制精兵及三萬。昭宗即位加太子中書令，封本郡王。梁室繼興為尚父，進封吳越國王。至於後唐遂獨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，修中州貢賦，籍無虛日。風物繁庶，族系侈靡，浙人俚語目之日海龍君，言富盛若彼也。方其與群英爭逐，橫槊馬上，何暇議文墨耶？然而喜作正書，好吟詠，通圖緯學，晚歲復降己下士。幕客羅隱雅好譏評，雖及鑼微時事，怡然不怒，人以大度稱之。狀貌凜凜，亦人間一英物也。所書復剛勁結密，似非出用武手，殆未易以學者規矩一律擬議耳。逮藝祖有天下，其孫齕能納土稱藩，遂使後世子孫縻我爵祿，承承不絕，亦其英風餘澤，沾丐雲仍者多矣。今

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貢棗帖

南唐偽主李憬字伯玉，先主升之長子，違命侯煜之父也。幼已穎悟，既為主器，即典軍旅，撫下有方略，時皆歸之。及嗣異位，能奉中州，以恩信結鄰壤。江左老稚不勤兵革者十有九年，亦霸道之雄也。宋齊丘以舊臣與先主為布衣交，挾不賞之功跋扈無前，即竄而死之，又其果敢如此！然於用武之時，乃能墾墾修文，圖回治具，故史稱其富文學。工正書，觀其字乃積學所致，非偶合規矩。其後煜亦以書名與錢椒相先後，蓋其源流本有自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邊鎬奏狀。

薛貽矩字熙用，河東聞喜人也。唐乾符中登進士第，歷集賢校理翰林學士，晚仕梁。太祖愛其才，禮加優異，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。貽矩風儀秀聳，所與遊者成一時之英傑。自此聲名籍甚。喜弄愉墨，正書得古人用筆意。且唐末接五代，工書者筆跡疑皆掃地矣，觀其《贈警光草書序》秀潤可觀，一時學者亦鮮儷焉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贈警光草書序

卷六

正書四

五代（盧汝弼、豆盧革、王仁裕、楊邠）

宋（宋綬、蔡襄、石延年、陸經、王子韶、道士陳景元、山人蒲雲、釋法暉）

五代

盧汝弼字子諧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祖綸，唐貞元中有詩名，父簡求，為河東節度使。汝弼少力學，不喜為世胄，篤意科舉，登進士第，文采秀麗，一時士大夫稱之。復留意書翰，作正書取法有歸。當五季士風雕弊，以字畫名家者尤少。汝弼能力振所學，誠不易得。

官至祠部郎中，知制誥，贈兵部尚書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贈警光詩。

豆盧革，史失其世。遭五代離亂，避地麓延，守中山王處直辟為幕官。同賦牡丹，革以桑柘對。處直雅器重，遷節度判官。唐莊宗講求賢相，或以革名家子舉之，遂召拜左丞相。作正書雖有隱者態度，然要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。其點畫同為一律，非若楊凝式之書，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鳳凰之傑出，宜革輩皆不以書得名也。今御府所藏一十：

正書：開講帖，友公大德帖，鄭長官帖，王郎君帖。

行書：大德帖，吾師帖，寒食帖，買花帖，頂辭帖，田園帖。

王仁裕字德輦，天水人也。官至太子少師。幼不羈，唯以狗馬彈射為務。中年銳意於學。一夕夢刊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，睹水中沙石皆有篆文。及寤，胸中豁然，自是文性超敏。洞曉音律，作詩儀千篇，目之曰《西江集》。嘗觀《列禦寇》言神遇為夢。，謂以一體之盈虛消息，皆通於天地，應於萬物，非偶然也。王獻之夢神人論書而字體加妙。李嶠夢得雙筆而為文益工，斯皆精誠之至而感於鬼神者也。仁裕翰墨雖無聞於時，觀其《送張禹偁詩》，正書清勁，自成一家，豈非濯西江水之效歟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送張禹偁詩。

楊邠，魏州冠氏人也。少為州掌籍史，事漢高祖官至樞密使。隱帝即位，加中書侍郎平章事。邠長於吏事。執政以來，帑藏實，兵甲完，國用不乏，邊鄙肅靜，皆其功也。末年留意搢紳，延客門下。知經史有用，乃課吏傳寫。至其作正書，雖不能造鐘王之藩翰，然氣格超邁粗有可觀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清潭等帖。

宋

文臣宋綬字公垂，趙人也。官至參知政事，謚曰宣獻。其事業載之史牒詳矣。綬雅有記性，嘗試童行《法華經》，誦十日，不復遺一字，蓋其性與下愚相遠如此！作字尤為時

所推右。然亦自喜其書，在翰苑日，凡制稿必集成篇，至於點畫亦不妄作，意其文必附書以垂後世耳。嘗為小字正書整整可觀，真是《黃庭經》、《樂毅論》一派之法。在天聖、明道間，章獻明肅後聞綬書名，乃命書楷法千文以規仁祖。今綬所書《千文》，實天章閣所藏之書也。其後佐我仁祖以參大政，亦基於此。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綬二人，而建中之字肥而重濁，或為時輩譏評，謂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，至綬則無間言。蓋其書富於法度，雖清腴而不弱，亦古人所難到者。而議者又謂世之作字，於左右布置處或枯或秀，綬左右皆得筆，自非深造者特未易知。綬有子日敏求，能世其家。凡當時巨卿銘碣，必得敏求字為榮故二宋之書，人到於今稱之。今御府所藏正書八：

草制，草劄，密表，杜甫謁廟詩，和園池詩筆，飛白書上下二，千文。

文臣蔡襄字君謨，興化軍人也。官至端明殿學上。博古尚氣節，居諫垣樂言事。初范仲淹被逐，余靖、尹洙、歐陽修以極論援救，坐是皆罪貶。襄於是作《四賢士》詩以高其風，天下成誦之。守福州日，南方風俗，病者不食藥而敦信巫覡，至垂死而恬然尚鬼，其利人之財者以蠱毒之，積年以為患，襄至，去巫覡而殺其害人者，故一方安堵而宿弊滌。工字學，力將求配古人。大字巨數尺，小字如毫髮，筆力位置，大者不失結密，小者不失寬綽。至於科斗、篆籀、正隸、飛白、行草、章草、顛草，靡不臻妙，而尤長於行，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味。筆甚勁而姿媚有餘，仁祖深愛其書，嘗御製元舅隴西王李用和墓銘詔襄書之。已而學士撰溫仁皇后銘文，又詔襄書，而襄辭曰：「此待詔職也。儒者之工書，所以自遊息而已。」仁祖亦不強之。人謂古今能自重其書者，惟王獻之與襄耳。襄遊戲茗事問，有前後《茶錄》，復有《荔枝譜》，世人摹之石。自珍其書，以為有翔龍舞鳳之勢，識者不以為過，而復推為本朝第一也。論者以謂真行簡劄今為第一，正書為第二，大字為第三，草書為第四，其確論歟！此所得於正書為多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三：

南郊慶成詩，茶錄，還穎詩。

文臣石延年字曼卿，本幽州人。官至太子中允秘閣校理。少應進士舉，真廟朝該三舉進士，推恩補奉職，延年以母老不擇祿而就。久之，朝廷為改太常寺大祝，出知濟州金鄉縣。為邑有治聲，凡兩除監郡，一為大理丞，遂人館。然跌蕩不羈，劇飲尚氣節，視天下無難事，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苟合。上書論事有讜語，朝廷用其計，令奉使河東籍鄉兵。既還，易服色，當時延年雖在秘閣而不屑，夜遊浮沈間巷間，見者如遇於煙雲中。一日與酒徒詣肆中，縱飲銜杯無算，終席不交一語引去。以此人異之，指其地為遇仙。其在

寶元、康定間，文詞筆墨映照流輩，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，以為珍藏。其正書入妙品。尤喜題壁，不擇紙筆而得如意。初沿汴而東，系舟泗水龜山下，佛祠釋子以題殿榜為請，乃為劇飲，卷氈濡墨作方丈字，一揮而成，人以為絕筆。異時范仲淹作文誄之云：「延年之筆，顏筋柳骨，散落人間，寶為神物。」歐陽修亦作詩美之日：「延年醉題紅粉壁，壁粉已剝昏煙煤。河傾昆侖勢曲折，雪壓太華高崔嵬。」其為名流推許如此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西師詩。

文臣陸經字子履，越人也。官至集賢殿修撰。作郡以儒術飾吏事，而所至以能稱。善真行書。當時與蘇舜欽為流輩，而筆法亦僅同一律。前輩商文必求經為之書，故經之石刻殆遍天下。若歐陽修《思潁》諸詩，得經書方喜甚稱。然多作正書，其典嚴以規矩自窘，譬之椎魯如參，厚重如勃，亦盛德君子渾金樸玉所自表發也。觀者自應得之耳。今御府所藏四：

正書：蒲州詩，武林謠。

行書：蕭相樓等詩，郊居等詩。

文臣王子韶字聖美，浙右人。官至秘書少監。宿學醇儒，知古今，以師資為己任。方王安石以《字書》行於天下，而子韶亦作《字解》二十卷，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，故其《解》藏於家而不傳。尤長於《孟子》而學者師其說。一日子韶訪一縣令，正見令與舉子談《孟子》，縣令者寡聞人也，不知子韶善此書，而與客談不已，置子韶一隅，蓋旁若無人也。子韶日：「孟子不見諸侯，而首篇稱『見梁惠王』何也？」令與客皆無對。久之知子韶也，為之靦顏。喜作正書，然亦出於力學。至於三過筆，真可以掛萬鈞之重，蓋其學本宗褚遂良、顏真卿而暮年自變為一家耳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杜衍詩。

道士陳景元字太虛，師號真靖，自稱碧虛子，建昌南城縣人。師高郵道士韓知正，已而別其師遊天臺山，遇鴻蒙先生張無夢授秘術。自幼喜讀書，至老不倦。凡道書皆親手自校寫，積日窮年，為之佝僂。每著書十襲藏之。有佳客至，必發函具鉛槧出客前，以求點定。其樂善不已復如此。然不泛交，未嘗與俗予將迎，惟相善法雲寺釋法秀，人比之

廬山陸修靜交惠遠也。初遊京師，居醴泉觀，眾請開講。神考聞其名，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，命撰青詞以進。既奏，稱善，得旨賜對天章閣，遂得今師名。又改章服，累遷至右街副道篆。己卯，乞歸廬山，復以葬親為請，詔賜白金助之。既歸，行李無他物，百擔皆經史也。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為齋館而區別之，四方學者來從其遊，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，於是人人得盡其學，而所藏號為完書。所役二奴，一日黃精，一日枸杞，馴而不狡，真有道者之役也。一時大臣如王安石、王圭喜與遊。初歸廬山，與安石作別，安石問其乞歸之意，景元云：「本野人，而今為官身有吏責，觸事遇嫌猜，不若歸廬山為佳耳。」安石韻其語，書靜幾間曰：「官身有吏責，觸事有嫌猜。野性難堪此，廬山歸去來。」復書其詩後云：「真靖自言如此。」蓋喜其不素諳也。又嘗與蔡卞論古今書法，至歐陽詢則曰：「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。」卞頗服其膺。生平不喜作草字，惟欲正書，大抵祖述王羲之《樂毅論》、《黃庭經》下逮歐陽詢《化度寺碑》耳。故其於古人法度中粗已贍足。當其啟手足之時，年已七十，沐浴改衣，韻語長嘯聲，正坐而逝其語云：「昔之委和，今之蛻質，非化非生，復吾真宅。」世乃悟其屍解。凡手自校正書有五千卷，註道經二卷，《老氏藏室纂微》二卷，《解莊子》十卷，編《高士傳》百卷，所著文集二十卷，以至作《大洞經音義》，集註《靈寶度人經》，凡有益於學者，莫不致力焉。今御府所藏八：

正書：陶隱居傳，高士傳，樂毅傳，相鶴經，陳諶等墓誌，種玉故事。

行書：巖棲賦，試墨書等詩。

山人蒲雲，西川漢州綿竹人也。幼有方外之趣。布裘笻杖，遊山野間。賣藥得錢入酒家，醺然醉，類有道之士。尤喜翰墨，作正書甚古。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註《道經》，筆墨清細，若遊絲紫漢，孤煙裊風，連綿不斷。或一筆而為數字，分布勻穩。風味有餘，覽之令人有淩虛之意。大抵書法自科牛一散，學者紛紛。於是有垂露、偃波、芝英、倒薤之說，各工其習，以文其一家之學，亦宜在所錄也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二：

雙鉤道經，雙鉤德經。

釋法暉，政和二年天寧節以細書經塔來上，效封人祝萬歲壽。作正書如半芝麻粒，寫佛書十部，曰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曰《楞嚴經》，曰《維摩經》，曰《圓覺經》，曰《金剛經》，曰《普賢行法經》，曰《大悲經》，曰《佛頂尊勝經》，曰《延壽經》，曰《仁王護國經》。自塔頂起以至趺座，層級鱗鱗，不差毫末。更為出香器置其中間而經字僅

足，開卷翠飛，照映眼睫，恍然如郁羅蕭臺，突兀碧落，孕育氣象，亦奇觀也。說者謂作此字取竅密室，正當下筆處容光一點明而不曜，故至細可書，復有嘹然眸子方辦茲事。然其字累數百萬不容脫落始終如一，亦誠其心則有是耶。今御府所藏正書一：

細書經塔。

卷七

行書敘論

自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，草幾於放，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。於是兼真則謂之真行，兼草則謂之行書。爰自西漢之末，有潁川劉德升者，實為此體，而其法蓋貴簡易相間流行，故謂之行書。德升而下，復有鍾繇、胡昭者同出於德舁之門。然昭用筆肥重，不若繇之瘦勁，故昭卒於無聞，而繇獨得以行書顯，當時謂繇善行押書者此也。及晉王羲之、獻之心得神會處，不由師授，故並臻其極，蔚然為翰墨之冠。晚有王珣復善此學，而議其書者有峻如崧高、爛若列星之況。信乎行書之在字學，非富規矩、有來歷不能作此。譬之千里之足，屈伏櫪下，則成虧何在？及其緩轡閣步，爭馳蟻封間，於是駑驥遂分。書之有行，亦若也。今得其自晉以來至於本朝，以行書名世者，凡五十有八人焉。其間如晉之王濛，宋之薄紹之，唐虞世南、歐陽詢、李邕、蘇靈之之徒，各各自具一體，傑然出於其類者多矣。本朝則有李建中、蘇舜欽、陸經、王安石、蔡京，筆勢翩翩，足以追配古人，名垂後世，有可觀者。於是類而裁之為一家法。

行書一

晉（王衍、謝奕、桓溫、謝安、謝萬、陸玩、張翼、王蒙、王徽之、王邃）

晉

王衍字夷甫，瑯邪臨沂人。相孝懷，官至太尉。早歲穎悟，初詣山濤，濤嗟嘆良久，目送其去曰：「何物老嫗生寧馨兒。」及長，聞譽四馳。明悟若神，謂可比子貢，聲名籍甚，傾動當世。善談名理，得莊老旨趣。每論事有不安，隨即更改，世號口中雌黃。朝野翕然，謂之一世龍門。手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，顧愷之作《畫贊》，亦稱衍巖巖清峙，壁立千仞，斯足以仿佛其人也。武帝聞之，問王戎曰：「衍於當世誰比？」戎曰：「當

從古人中求耳。」其為世所尚如此。初好論從橫之術，晚乃棄世事，口不言錢稱「阿堵物」而已。晉室士夫雅尚清談者，衍為之倡也。及為石勒所囚，心知必死，乃痛自引咎，慨然嘆曰：「向若不祖尚浮虛，戮力以正天下，猶不至此。」其弟澄亦嘗謂衍曰：「兄形似道而神峰太俊，是宜不克令終。」作行草尤妙，初非經意，而灑然痛快見於筆下，亦何事雙鉤、虛掌、八法、回腕哉？其自得於規矩之外，蓋真是風塵物表脫去流俗者，不可以常理規之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尊夫人帖。

謝奕字無奕，秣陵人。官至安西將軍豫州刺史。少有名譽。初為剡令，與桓溫善，溫辟為安西司馬。敦篤布衣之好，於溫坐，岸幘笑詠自若。溫嘗曰：「我方外司馬也。」喜作字，尤長於行書，飄逸之氣人人眉睫。故竇臯以賦美之曰：「達士逸跡，乃川厄奕；毫翰雲為，任興所適。」又見無奕之書，不拘於俗學之妙，而風氣自高，當時以為達士也。初從見尚為西州日有德政，既卒，州人思之，請以奕嗣尚，遷都督豫、司、冀、並四州事。其知名縉紳間

有素如此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秋月帖。

桓溫字符子，譙國龍亢人。官至丞相。生未期溫嶠見之曰：「此兒有奇骨。」故以溫名之。溫豪爽有氣概，姿貌雄偉而面有七星。劉惔嘗稱其眼如紫石棱，須作猬毛磔，斯亦見其異也。然溫挺英邁之氣韞文武之才，籠絡賢傑，駕馭英雄，受寄拖城，用恢威略，功有可稱者矣。及總戎馬之權，居形勢之地，有睥睨窺覦之意，斯實斧鉞之所宜加，人神之所同異也。溫墨跡見於世者尤少，然頗長於行草觀其《收東道表》與夫法帖石刻，字勢遒勁，有王、謝之餘韻，亦其英偉之氣形之於心畫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東道表。

謝安字安石，世為秣陵人。官至太保。方時王謝兩族各以文采相高，而安於謝族尤主斯文盟會，居伯仲群從問若師資禮。嘗與王蒙語，蒙曰：「此客密密，為來逼人。」王導亦深器之。四十不仕，高臥東山，屢違朝旨，天下翕然有公輔望。及起，應辟為宰相。當桓溫跋扈，談笑卻之，終至於帖然而後已。苻堅以百萬之眾飲馬江左，勢欲吞食晉國，

人心危甚，而安用謝玄輩，親授方略，各當其任，從容緩帶，以威重壓浮議，終至以寡勝眾，一掃而群虜凈盡。使東晉社稷增重九鼎，皆安之力也。若其風氣蘊藉，為名流所慕，如擁鼻揮葵扇，又其餘耳。蓋是種種超詣，每經意處便非他人可到。初慕羲之作草正字，而羲之有解書者。後之評其字者，亦謂縱任自在，若螭盤虎踞之勢，要當人能品也。然其妙處，獨隸與行草耳。此所有惟行書為多。其家若尚、若萬、若道蘊，皆以書名世者，信有自來矣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三：

中郎帖，近問帖，善護帖。

謝萬字萬石，官至豫州刺史。其才器雋秀，頗喜矜持，故早得時譽。簡文帝初作相對，聞萬名，召為撫軍從事中郎。萬著白綸巾，衣鶴氅裘，履版而前。既見，與簡文共談移日，其風致見重於時如此。萬工言論，善屬文。作字自得家學，清潤遒勁，風度不凡。然於行草最長，惜其歲月之久，少及見者。獨《鯁恨》一帖，尤著見於世。其亦魏晉已來流傳到眼者，類多哀悼語，此其然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賢妹帖，鯁恨帖。

陸玩字士瑤，吳人機從弟也。器量洪雅，弱冠有美譽。善翰墨，尤長行書。及登公輔，謙遜不辟掾屬，成帝聞而勸之，不得已從命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。玩以弘重為人主所貴，稟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，誘納後進謙若布衣，縉紳之徒莫不依之。時瑞星見，以疾不能造朝，親書其表以賀，略曰：「德合神明，嘉瑞屢臻，普天率土，莫不同慶。」其筆力瘦硬有鐘繇法。然議者謂繇書如雲鶴遊天，群鴻戲水，行間茂密，實亦難過。玩之字畫，雖不期與之方駕，然雅重之氣發於筆端而有典則，亦足以昭示於世也。玩官至尚書令、興平伯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賀瑞星表晉元帝批附。

張翼字君祖，下邳人。官至東海太守。善隸草，時穆帝令翼寫王羲之手表。穆帝自批其後，羲之殆不能辨真贋，久乃悟曰：「小人幾欲亂真。」王僧虔嘗謂羲之書一朝人物莫有及者，而翼之書遂能亂真，故已咄咄羲之矣。蓋翼正書學鐘繇，草書學羲之，皆極精妙。當時與王修、江灌輩並馳爭先，今觀其行書，故可以想見其它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

舅氏帖。

王蒙字仲祖，太原晉陽人也。官贈司徒。蒙少時放縱不羈，晚節克己勵行。有風流美譽，虛己應物，思而後行，喜怒不形於色。美姿容，居貧，帽鐘人市，而市嫗悅其貌遺以新者，時人以為達。工隸書草法，俱入能品。王僧虔以謂可比庾翼，議者小以為過論。章草作人字法，嘗謂趣之欲利，按之欲輕，世以蒙為知言。然世所存者多行書，王安石初學其書頗得筆意。論者以謂有橫雨斜風之勢，則蒙之書又可知矣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餘杭帖。

王徽之字子猷，逸少冢嗣也，世家秣陵。官至黃門侍郎。初參桓溫幕下為狂司馬，忘形骸，無客禮，溫優之不校也。及佐桓沖，尤不事事，惟以手板拄頰云「西山朝來，致有爽氣」而已，嘯詠竹間，寄以天樂。山陰雪夜，理舟詣戴，乘興而往，盡興而還，世稱其真正以傲達淩物。故名教之流或病之，要之亦王氏佳子弟也。其作字亦自韻勝，羊欣謂尤長於行草，信不誣矣。然律以家法，在羲獻間持未可以甲乙論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四：

僧倫帖，至節帖，仲宗帖，蔡家帖。

王邃，失其世系。官至平北將軍徐州刺史，而世所傳者特因其書爾。作行書有羲獻法，疑是其家子弟，故典刑具在，而後世，雖斷紙餘墨亦復寶之也。《婚事》一帖尤為人所知，流傳至今，觀其布置婉媚，構結有法，定非虛得名。大抵字學之妙，晉人得之為多，而王氏之學尤盛焉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婚事帖。

卷八

行書二

宋（孔琳之）

梁（陶弘景、王筠）

陳（陳叔懷、蔡凝）

唐（虞世南、歐陽詢、歐陽通、陸柬之、李邕）

宋

孔琳之字彥琳，會稽山陰人。官止祠部尚書。琳之好文博古，至於音律之習無不超詣，作行草度越流輩。方時以剛正自力，不能阿諛當前者，故奄奄眾人後。至於作字之工，人不得而掩遏也。議者以謂飛流垂勢，則呂梁之水焉。二王已後略無其比。王僧虔亦謂琳之書天然絕逸，極有筆力。蓋其所養豪放，恥事遲拙，故筆端流暢快健，若不凝滯於物者。或以謂功夫少，此又責備春秋之法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日月帖。

梁

陶弘景字通明，丹陽秣陵人也。身長七尺四寸，神采聳秀，有仙風道骨。讀書萬餘卷，善琴棋，主草隸，而行書尤妙。大率以鐘王為法，骼力不至而逸氣有餘。然苦心篤志，未嘗懈倦。無紙墨則至於以荻畫灰，苦恨無書以為楷式，則願作主書吏。故其答武帝論書云：「愚固博涉，患未能精。」其刻意於學有至於此。袁昂謂其書如吳興小兒，形雖未成長，而骨體甚駿快；李嗣真亦云如麗景霜空，鷹隼初擊：俱以駿快稱。今觀其書，信乎其非虛言也。弘景少得養生之道，初為諸王侍讀，除奉朝請郎，上章辭祿，止於句容之句曲山。自號華陽隱居，辟谷導引，老而童顏，真神仙中人也。後贈中散大夫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六：

楊璦瑤密帖，華陽洞天帖，屈畫帖，茅山帖，帶名帖，茅山仙跡。

王筠字符禮，一字德裘，瑯邪臨沂人。官至太子詹事。筠天資穎悟，自七歲能屬文，年十六為《芍藥賦》，見者皆賞其奇絕。及長而學益工，與從兄泰齊名。一時如陳郡謝覽，弟舉亦有重譽。人為之語曰：「謝有覽舉，王有養炬。」炬即泰，養即筠，並小字也。尚書令沈約為當時辭宗，每慎許可，見筠文必咨嗟吟詠，以為己所不逮。嘗作《草木十詠》，書於約郊居之壁不加篇題。約謂人曰：「此詩指物呈形，不假題目。」一日，從

容啟梁高祖曰：「晚來名家，唯見王筠獨步。」是約之所許，蓋不誣矣。遷中書舍人，掌東宮書記，昭明太子宴於元圃。太子執筠之袖，撫劉孝綽之背云：「所謂『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」其見重如此。筠即僧虔之孫，僧虔以書名世，而筠於書遂復有家傳之學。尤喜手抄書史，至寓目瞥觀皆即疏記，自是筆端復熟，縱使不學亦自超詣。尤工行書。然筠性洪厚，不以藝能高人，故於書世罕其傳。要是王謝家風範，自應度越流輩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至節帖。

陳

陳叔懷，不載於史，作行書筆畫圓整，其《論梅發》一帖，字雖嫵媚而中藏勁氣。如幽香孤艷淩鑠冰雪者，其清致自應如此。大抵昔人為文肆筆，莫不因其感發。既得於心，遂應於手，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，至如王羲之《來禽青李帖》，最為知名。《梅帖》宜其為世所傳也。陳都江左，而梅本江淮物，因知叔懷其必江左人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梅發帖。

蔡凝字子居，濟陽考城人也。以名公子選尚高宗女信義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。幼警悟，聞見必曉，而風儀俊邁，容止詳雅。好儒學，博涉經傳，喜為文辭；善草隸，而行書尤擅一時。凝家世貴顯，又身為國婿，既不為膏粱紈綺所移。而字畫秀潤，風致尚可以追步晉人。書法至陳故亦少變，如凝刻意字學，為時推許，豈易得哉！官至中書侍郎晉陵太守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明希帖。

唐

虞世南字伯施，越州餘姚人，官至銀青光祿大夫、秘書監。與兄世基執弟子禮於吳郡顧野王，力學不倦，至累旬不盥櫛。文章婉縟，慕僕射徐陵，由是聲譽籍甚。陳滅，與世基入隋。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，而贍博不及，俱名重一時，議者以比晉二陸。釋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，世南往師焉。於是專心不懈，妙得其體，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先後。當時與歐陽詢皆以書稱，議者以謂歐之與虞，智均力敵，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魏也。虞則

內含剛柔，歐則外露筋骨，君子藏器，以虞為優。蓋世南作字，不擇紙筆，皆能如志。立意沈粹，若登太華，百盤九折，委曲而入杳冥。或以比羅綺嬌春，鶼鴻戲海；層臺緩步，高謝風塵：其亦善知書者。族子纂，孫郁，皆能繼世，而風骨不逮。世南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，論議持正，氣無所屈。唐文皇一見奇之，嘗曰：「與世南商略古今，有一言失，未嘗不悵恨。」乃詔曰：「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，遂兼五絕：一曰忠讜，二曰友悌，三曰博聞，四曰詞藻，五曰書翰。有一於此，足謂名臣，而世南兼之。」其器重如此。嘗作《筆髓》，學者多宗焉。有《孔子廟堂碑》、《千佛銘》、《師子賦》、《昭陵刻石銘》、《嘉瑞賦》最聞於時。然世南雖以正書見稱，而行書出奇處亦不在名流下。此所得惟多行字耳。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三：

行書：積年帖，借乳缽帖，枕臥帖，蔬會帖，翰墨帖，賢士帖三，汝南公主銘稿。

草書：論道帖，關內帖，前書帖，臨張芝平復帖。

歐陽詢字信本，潭州臨湘人，官止太子率更令。敏悟超絕，江總一見知其令器也，於是授以書傳。每讀輒數行俱下，遂該洽經史，為時聞人。初仕隋為太常博士，唐高祖微時數與遊，既即位，累擢給事中。詢喜字，學王羲之書，後險勁瘦硬自成一家，議者以謂真行有獻之法。蓋自羊欣、薄紹之已後略無勃敵，獨智永恃兵精練，欲與棋鼓相攻。而詢猛銳長驅，智永亦復避鋒，殆將為之奪氣。其作《付善奴傳授法》，筆意殆盡，是誠有得者。至雞林遣使求詢書，高祖聞而嘆曰：「詢之書名，遠播夷狄，彼觀其跡，固謂形貌魁梧耶。」當時名重如此。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，初唾之而去，後復來觀，乃悟其妙，於是臥於其下者三日。由是晚年筆力益剛勁，有執法面折庭之風。或比之草裏蛇驚，雲間電發；至其筆畫工巧，意態精密俊逸處，而人復比之孤峰崛起，四面削成心：論者皆非虛譽也。然詢以書得名實在正書，若《化度寺石刻》，其墨本為世所寶，學者雖盡力不能到也。而張懷瓘又稱其飛白、隸、行、草入妙，大小篆、章草人能。蓋亦各具一家之見。然而詢雖以正書為翰墨之冠，至於行字，又復變態百出，當是正書之亞。此得其行字為多焉。子通。亦善書，臨仿咄咄逼真。今御府所藏四十：

正書：衛靈公論，強弱論，節封奕事，節蘇原事。

行書：秋風辭，周公帖，鄒穆公帖，齊宣王帖，商讀書帖，荀公帖，戰國策帖，子卿帖，庾亮帖，張翰帖，度尚帖，戴逵帖，善奴帖三，祭祀帖，四時祭祀帖，百家帖，門籍帖，自遣帖，勸學帖，海上帖，隅噢帖，祖納帖，守謙帖，薄冷帖，金蘭帖，北遊帖，講書

等帖，千文。

草書：孝經，院君帖，盈虛帖，京路帖，途路帖，京兆帖。

歐陽通，潭州臨湘人，官至司禮郎判納言事。父詢以書名著於時。通蚤孤，母徐氏教以父書，懼其家學不振，於是每遺通錢紿云：「質汝父書跡之直。」通遂刻意臨仿，不數年乃繼詢名，號「大小歐陽體」。然行草得詢之險勁，盤結分布，意態則有所未及，亦不失其為名書也。通晚喜用貍毛為筆，覆以免毫，管用象犀，非得此不作字也。其亦為標制，若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，則通未為達論也。至風節學藝，父子表見一時，為唐名臣，亦已美哉！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節陳高祖本紀，千文。

陸柬之，吳郡人也，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議郎。柬之，虞世南甥也，少學舅書，多作行字，晚擅出藍之譽，遂將咄逼羲獻。落筆渾成，恥為飄揚綺靡之習。如馬不齊毛，人不櫛沐，雖為時鄙，要是通人之達觀。但覽之者，未必便能識其佳處。論者以謂如偃蓋之松，節節加勁，亦知言哉！然人材故自有分限，柬之書其隸行人妙，章草、草書入能，是亦未免其利鈍也。書《頭陀碑》、《急就章》、《龍華寺額》、《武丘東山碑》最聞於時。此所存者，特《頭陀碑》、《急就章》耳。今御府所藏六：

行書：蘭若碑，頭陀寺記，蘭亭詩，千文，臨王羲之蘭亭敘。

草書：急就章。

李邕字泰和，揚州江都人也。嘗作北海守，故世「李北海」。父善，有雅行，博通古今，然不能屬文，人號曰「書簏」。邕資性超悟，才力過人，精於翰墨，行草之名尤著。善註《文選》，書成以問邕，不敢對，而意欲有所更。善令邕補其遺，邕則附事見意，燦然明白。善以其意不可奪，故兩存其書。邕一日謁特進李嶠，言讀書未備，願一見秘書，及假直秘書，未幾月而辭去。嶠驚問其奧篇隱帙，了辨如響，嶠嘆服之。邕剛毅忠烈，臨難不苟免。少習文章，嫉惡如仇，不容於眾，邪佞為之側目。然雖詘不進，而文名天下。盧藏用謂之如幹將鏌鋣，難與爭鋒，但虞傷缺耳。邕初學變右軍行法，頓挫起伏既得其妙，復乃擺脫舊習，筆力一新。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。裴休見其碑云：「觀北海書，想見其風采。」大抵人之才術多不兼稱，王羲之以書掩其文，李淳風以術掩其學；文章

書翰俱重於時，惟邕得之。當時奉金帛而求邕書，前後所受巨萬餘，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。觀邕之墨跡，其源流實出於羲之，議者以謂骨氣洞達，奕奕如有神力，斯亦名不浮於實也。杜甫作歌以美之日：「聲華當健筆，灑落富清制。」為世之所仰慕率都如此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十：

光王帖，檢校帖，奐上人帖，閻爵帖，永康帖，

披雲帖，潭永帖，勝和帖，葛粉帖，古詩帖。

卷九

行書三

唐（吳通玄、李白、張籍、裴潾、杜牧、李景讓、崔龜從、白居易、裴休、司空圖）

唐

吳通玄，海州人，官至起居舍人，與弟通微皆以博學、文章稱於時。善畫及書，於行草尤長。通玄舉神童，補秘書正字，復擢文辭清麗科，調同州司戶參軍。德宗立，與通微相繼召為翰林學士。頃之，遷起居舍人知制誥。通玄不獨以詞章照映士林，而字畫固自不凡，至德宗每有撰述，非得通玄筆卒不滿意。其詞翰之妙，為時器重如此。故當時名臣碑刻，往往得其書則誇以為榮。至於文稿斷幅殘紙，人爭傳之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三：

魚朝恩神道碑稿上下，度人經不完。

李白字太白，生於巴蜀，彌月之初，母夢長庚故圖以取名。歲知通書，及長，好擊劍，落落不羈束。喜與酒徒縱飲，世有六逸八仙之目。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，薦之明皇，以布衣召見金鑾殿，為降輦步迎，如見園綺。論世務，答蕃書，筆不停輟帝嘉之，以寶床賜食於前，手為和羹。令待詔金馬門，當時榮之。未幾不為親近所喜，有詔放還。裴回江左依李陽冰，愛謝家山水，有終焉之志。澄江月滿，拿舟夜渡，著宮錦袍吟嘯其間，端是風塵表物也。唐人作詩未有如杜甫，時白亦得差肩於甫。至其名章俊語，郁郁芊芊之氣見於毫端者，固已逼人是豈可與泥筆墨蹊徑爭工拙哉！嘗作行書，有「乘興踏月，西入酒家，不覺人物兩忘，身在世外」一帖，字畫尤飄逸，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。今御

府所藏五：

行書：太華峰，乘興帖。

草書：歲時文，詠酒詩，醉中帖。

張籍字文昌，和州烏江人。以進士登科，官至國子司業。善書翰，行草為最。性狷直不容物。是時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士，而籍為愈客，且薦於朝。自爾名播人口，一時賢士爭與之遊。其作詩，善樂府，句法出諸客右。觀夫字畫凜然，其典雅斡旋處，當自與文章相表裏，不必以書專得名也。且後世欲見韓門弟子之風采者，當於此求其髣髴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希深帖。

裴潾，河東聞喜人，飽學問以蔭補入官，官至兵部侍郎，謚曰欽。好直言極諫，謇謇有王臣節，雖不用於時，而人嘉其忠。喜梁昭明所集《文選》，乃哀今昔辭章續而號之《大和通選》，頗契士論。史復載其隸書，為時推右，晚歲行草尤勝。當是其耿耿流於毫端者，故筆不病而韻是高耳。昔人以書傳時，未必以字得名，蓋或以忠義稱，或以文章稱，況身兼數器，而字畫又佳如遊者，誠不可多得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大司寇帖。

杜牧字牧之，樊川人也。善屬文，第進士，復舉賢良方正。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。歷黃池等州刺史，人為考功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。牧剛正有奇節，不為齷齪小謹。敢論列大事，指陳利病尤切時務。於詩情致豪邁，人號「小杜」，以別杜甫。其作《阿房宮賦》，辭彩尤麗，有詩人規諫之風，至今學者稱之。作行草氣格雄健，與其文章相表裏。大抵書法至唐，自歐虞柳薛振起衰陋，故一時詞人墨客落筆便有佳處，況如杜牧等輩耶？今御府所行書一：

張好好詩。

李景讓字後己，并州文水人。官至太子少保，謚曰孝。贈太尉橙之孫也，以蔭補入官。性方毅，敢言無忌憚。寶歷初為右拾遺，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餞十萬市朝廷歡，求領鹽錢，

景讓亟論不可。由是上林高其操守。其在朝廷上雖凜然有不可犯之色，而退食閨門則雍雍唯謹。所居東部樂和裏，人號樂和李公，史以謂清德紀之也。觀其書亦稱所聞。前人墨帖類非以書得名，然世之寶藏者特以其人耳。況如景讓德望議論一世所宗，其行書又足以追配古人。當時如沈傳師以書自名，而雅與景讓厚，至為江西觀察而表以自副，宜其所學故自超妙，是宜其翰墨所以有傳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再拜郎中帖。

崔龜從字符吉，史不載其何許人。相文宗，官至宣武軍節度使。初以進士登第，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，天下翕然以師匠尊之。故當時片文遺帖往往為世所寶，想見其儒宗氣味，蓋不必以書得名也。今《宛陵行書帖》，乃其一耳。大抵儒家者流，雖使不善書，其點畫頓放處本自不惡，況唐人類皆善書，龜從又具學者之規範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宛陵帖。

自居易字樂天，家韓城，以刑部尚書致仕。居易敏悟絕人，工為文章。顧況一見其文，不覺自失曰：「吾謂斯文已絕，今復見子矣。」擢進士，拔萃人為翰林。後貶江州司馬。然雖失志，能順適所遇，若忘形骸者。會昌初，家東都履道坊，居第疏沼植木，龍門構石樓，香山鑿八節灘。自號醉吟先生，或經月不茹葷。又稱香山居士，與胡杲、吉歐、鄭據、劉真、盧真、張渾、狄兼漠、盧貞、燕集，皆高年不仕，人慕之，繪為《九老圖》。居易文章精切，然最工詩，長於諷諫得失，名傳雞林。初與元稹酬詠，故號「元白」；復與劉禹錫齊名，又號「劉白」。始生七月，能指之無二字，蓋以天稟。觀其書《豐年》、《洛下》兩帖與夫雜詩，筆勢翩翩。大抵唐人作字無有不工者，如自居易以文章名世，至於字畫不失書家法度，作行書妙處，與時名流相後先。蓋胸中淵著，流出筆下便過人數等，觀之者亦想見其風概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五：

豐年帖，洛下帖，生涯帖，劉郎中帖，送敏中歸邠寧幕等詩。

裴休字公美，孟州濟源人也，操守嚴正。初偕昆弟隱於家塾，講經著書，經年不出戶。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，休不食日：「蔬食猶不足，今一啖肉，後何以繼。」擢進士第，舉賢良方正異等。歷昭義、河東、風翔、荊西四節度，官止太尉。宣宗嘗曰：「休真儒者。」然好浮屠，居常不嗜酒肉。講求其說，演釋頗多。嘗謂人之本心，靈明廓徹，廣

大虛寂，逐物迷己者不能達耳。故其為人蘊藉，進止雍閑，行不嗽察。然刻意翰墨，真楷遒媚，作行書尤有體法。嘗建化成寺，僧粉額以候休題。他日見之，神色自若，以袖捏墨而為書之，字勢奇絕，見者嗟賞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判疏言狀。

司空圖字聖表，河中虞鄉人。咸通末擢進士第，遷中書舍人，召拜兵部侍郎，以足疾固辭。居中條山王官谷，名其亭日休休。作文以見志，以謂量才一宜休，揣分二宜休，耄而聵三宜休，自號為耐辱居士。其父輿得徐浩真跡一屏題「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」，尤為精絕。輿遂於基下記云：「怒猊抉石，渴驥奔泉，可以視《碧落》矣。」因以戒圖日：「儒家之寶，莫逾此屏。」圖後為之志日：「人之格狀或峻，則其心必勁，視其筆跡，可以見其人。」於是知圖之於書非淺淺者。及觀其《贈警光草書歌》，於行書尤妙知筆意。史復稱其志節凜凜與秋霜爭嚴，考其書，抑又足見其高致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贈警光草書歌，贈曾光草書詩。

卷十

行書四

唐（盧知猷、吳融、韓偓、任疇、林藻、徐凝、韋榮宗、蘇靈芝、婦人薛濤、道士魚又玄）

唐

盧知猷字子謨，失其世次。以進士登第，復中宏辭，官至太子太師。守饒州日，以善政聞，自此遂錄用。器量宏深，不與物競，號稱長者。為文富贍，作字有楷法，時頗稱之。蓋昔之為論者以楷為上，行次之，章草又次之，草書為下，以其難工者楷法，而易工者草字耳。故前人定書，以王羲之楷法為第一，鐘繇次之，自繇而下無人，則知其楷法者不可多得。知猷之書有此者，是豈不學而能，及其註意於此非一日也。然知猷雖以楷法稱，而此所得惟行書耳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送警光序。

吳融字子華，越州山陰人，官至翰林承旨。祖翕有高世志，不應召辟，朝廷賜文簡先生號。融幼力學能世其家，文辭富贍，以進士登科第。昭宗時指授作詔，多多益辦，悉當帝意，為之咨賞。求其怍《草書歌》，痛論古人筆意。至於行書字畫稱是，則知其留心於翰墨間復不淺耳，觀其書自可以意得也。令御府所藏五：

行書：博士帖。

草書：付虬帖。

正書：贈詈光送別詩，贈謦光草書歌二。

韓偓字致光，京兆人。佐河中府，拜左拾遺，遷中書舍人，官至翰林學士。有詩集行於世，自號玉山樵人。所著歌詩頗多，其間綺麗得意者數百篇，往往膾炙人口，或樂工配人聲律，粉墻椒壁竊詠者不可勝紀。自謂咀五色之靈芝，咽三清之瑞露，不然，何清詞麗句如此之秀穎耶？考其字畫，雖無譽於當世，然而行書亦復可喜。嘗讀其《題懷素草書》詩云「怪石奔秋澗，寒藤掛古松；若教臨水畔，字字恐成龍」之句，非潛心字學，其作語不能迨此。後人有得其石本詩以贈，謂字體遒麗，辭句清逸，則知其乳汁飲露之語不為過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僕射帖，芝蘭帖。

任疇，不知何許人也，頗工行書，其步驟類歐陽詢，得險勁嫵媚之妙。大抵唐人多宗歐虞褚柳，不知書法成於王氏羲獻父子，散於百家，家自為學，各持一體，語其大成，則無有也。故昔之為論者，謂歐陽真行出獻之，及其成就，則別成一家。於是風流則嚴於釋智永，而潤色則寡於虞世南，其優劣不能不與諸子相後先耳。如疇者，又得詢之一體，而非詢之比，其品第固自可見。蓋以志其上者不可得，而乃得其次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郎中帖。

林藻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傳記莫得而詳其行實。作行書，其婉約豐妍處，得智永筆法為多。

有唐三百年，書者特盛，雖至經生輩，其落筆亦自可觀。蓋唐人書學，自太宗建弘文館為教養之地，一時習尚為盛。至後之學者，隨其所學而各有成就，如藻之於智永是也。初永刻意學書於王羲之，頗得其妙，所乏者風神。議者謂其章草入妙，隸書入能，於是一字之出可直五萬，其為當時所慕如此。藻之步驟蓋出入智永之域者，惜乎不能究永之學，亦交一臂而失之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深慰帖。

徐凝，進士也，亡其系。喜作詩，當時賦廬山瀑布泉者，無慮千百輩，而凝為詩韻頗為時輩所推許。其卒章云：「今古長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自居易以元老詞客為時領袖，亦作詩美之，以為不可企及。自爾凝聲名籍甚，而後世想見其風采者，獨得此一詩也。蓋其宗居易者其論如此。而耍者有惡詩之目，以此方之李杜之域，則特為凡陋耳。凝之字畫有行法，固當因時而見。況其筆意自具儒家風範，非規規於學字者，存而論之，亦一種人物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黃鶴樓詩，荊巫夢思等詩。

韋榮宗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工正書、行草，而行草尤勝，學者多從之。喜論書法，其得處皆吻合古人，亦技進乎道者也。嘗謂人日：「凡下筆，心註於手，然後可下，若少等閑，殆亦無憑。」此杜牧論文章而日「不可以輕心掉之」，其近是耶。又嘗論筆法，其淺深、虛實、遠近之宜，各有其理。略日：「須淺其執，牢其筆，實其指，虛其掌。」至論正書、行、草，則日：「真書小密，執宜近頭；行書寬縱，執宜稍遠；草書流逸，執宜更遠。遠取點畫長大，近欲分布齊均。」是亦取羲之潛從其後觀獻之執筆之意。其非妙得羲之法，未知超絕至是也。今所有榮宗帖，凡論書者居其半，故知榮宗刻意是習，非苟然者矣。今御府所藏六：

行書：有德帖，傳教帖，臨鐘繇中郎帖，長風帖，下筆帖。

正書：執筆帖。

蘇靈芝，儒生也，史亡其傳。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《候臺記》，在幽燕地之地。中州患難，得故胡人以墨本詣榷場，易絹十端，方與一本。其後石刻為胡人所碎，或傳奉使者過彼辨經界，指候臺為證，故胡人碎而沒之。靈芝行書有二王法，而成就頓放當與徐

浩雁行，戈腳復類世南體，亦善於臨仿者。在唐人翰墨中不易得，蓋是集眾善而成一家者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達摩銘。

婦人薛濤，成都倡婦也。以詩名當時，雖失身卑下，而有林下風致，故詞翰一出，則人爭傳以為玩。作字無女子氣，筆力峻激。其行書妙處，頗得王羲之法，少加以學，亦衛夫人之流也。每喜寫己所作詩，語亦工，思致俊逸，法書警句，因而得名，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、黃四娘家法，托於杜甫而後有傳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萱草等書。

道士魚又玄，華陽人。工行書，得王羲之筆意而清勁，不墮世俗之習，飄然有仙風道骨，可以想見其人。《與崇道大師書》，作字吐辭，頗類所傳武仙童書。其論四行，殊有旨趣。而其一曰勤潔，二曰嚴正，三曰定慧，四曰仁慈。非深造自得，何足知此，宜筆端得晉人之高風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上崇道師書。

卷十一

行書五

唐（釋懷仁、釋行敦、釋齊巳）

五代（羅隱、韋莊、張徐州、潘佑、孫昭祚、釋應之）

釋懷仁，不載於傳記，而書家或能言之。積年學王羲之書，其合處幾得意味，若語淵源，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。然點畫富於法度，非初學所能到者。昔太宗作《聖教序》，世有二本，其一褚遂良書，一則懷仁書，集羲之諸行字法所成也，二本皆為後學之宗。模仿羲之之書，必自懷仁始。豈羲之之絕塵處不可窺測，而形容王氏者，惟懷仁近其藩籬耶？亦似之而非，且世所有惟見其行字耳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行書：聖教序。

草書：臨晉王羲之往還等帖

釋行敦，莫詳其世，作行書儀刑羲之筆法。當天寶間寓安國寺，以書名於世。嘗錄傅玄樂府，字畫遒媚，富於繩墨，視王氏其猶得其門者。然羲之真行，論者謂入神品。正如庖丁之技，輪扁之斫，手與心會，不容外入，豈學者步趨能要其至耶？故行敦之書雖竭智力作意仿效，而氣骨精神終不似真。後有集王羲之書一十八家者，行敦乃其一也，是則心慕筆追亦自可佳耳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樂府帖。

釋齊己，姓胡，潭州益陽人。少為浮圖氏，學戒律之外，頗好吟詠。亦留心書翰，傳播四方，人以其詩並傳，逮今多有存者。嘗住江陵之龍興寺，與鄭谷酬唱，積以成編，號《白蓮集》行於世。筆跡灑落得行字法，望之知其非尋常釋子所書也。頸有瘤，人號詩囊也。然操行自高，未始妄謁侯門以冀知遇，人頗稱之。以是無今昔遠近，人知齊己名，是亦墨名而儒行者耶，故世之所傳多詩什稿草。今御府所藏九：

行書：擬嵇康絕交書，謝人惠筆詩，懷楚人詩，諸宮書懷等書，送冰禪侄詩，寄冰禪德詩，冰禪帖

正書：廬嶽詩，寄明上人詩。

五代羅隱字昭諫，餘杭人也。生於唐末，有詩名，尤長於詠史。多不稱意，窮愁感慨之間，言或譏諷怒張，以故為時所黜固。初名橫，以十上不中第，乃更今名。始到浙右謁錢鏐，懼不見納，遂以所為《更口》詩標於卷首。其卒章云：「一個禰衡容不得，思量黃祖漫英雄。」鏐覽之大笑，因加殊遇。鏐一日受朝廷節制之命，令沈崧者草謝表，崧盛述浙右之富。隱即諭崧曰：「方兵火之餘，豈宜作此語。」即更之云：「天寒而麋鹿曾遊，日暮而牛羊不下。」朝廷見之曰：「此羅隱辭也。」梁開平初，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召，不至。後節度使羅紹威密表為給事中。隱雖不以書顯名，作行書尤有唐人典刑。觀其《羅城記稿》諸帖，略無季世衰弱之習，蓋自胸中所養，不為世俗淺陋所移爾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四：

外羅城記稿，三十一郎帖，喜慰帖，華陰樵寄帖。

韋莊字端己，杜陵人也，官至平章事。性疏曠，不以小節自拘。唐幹寧中舉進士第，有詩云：「大盜不將爐冶去，有心重築太平基。」時人以其有宰相器。李詢為兩川宣諭使，辟為判官。莊以中原多事，潛依王建，建奏為掌書記，尋為起居舍人。及建開國，委任於莊，制度、號令，刑政、禮樂，皆莊所定。當時作字名於世，但今所見者少。觀《借書》諸帖有行書法，非潛心於古而一意文詞翰墨間，未易至此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三：

借書帖，借樂章帖，米團帖。

張徐州者，失其名，因官徐州，故以為稱。業儒學，喜翰墨，志趣曠達，不以利名芥蒂於胸次。作詩五篇，以「勸君」二字寓於其中，大抵以外形骸，齊鵬鸚為達理，豈與束縛名利之場同日而語哉！故其胸中流出而見於筆畫者，無復有抗塵走俗之狀。作行書亦自不凡，筆力清勁，勢若削玉。因閱其詩，抑又使人起物外之想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勸君詩。

潘佑，史失其傳，仕江南偽主李煜。端方剛介，不親外務，閉戶讀書，博通經史。文章富贍，尤長於論議，時譽藹然。韓熙載、陳喬共薦之，以秘書省正字釋褐，累遷中書舍人。當時禮制損益，參決於佑。凡所論列，利害明白，文采可觀。煜頗奇其說，遂見施用，由是恩寵特異。觀其行書詩帖，筆跡奕奕，超拔流俗，殆有東晉之遺風焉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許堅等詩。

孫昭祚，亡其系，中書堂吏也。習翰墨，尤長歐陽詢行書法，嘗用其體書《千文》傳於世。昔詢論書，要在凝神靜慮，審字勢；四面停勻，八邊具備，長短合度，粗細折中；以謂忙則失勢，緩則骨癡，瘦則形枯，肥則質濁：此是最要妙處。及觀昭祚書《四色牡丹賦》，皆優遊乎規矩之間，非深契其旨，詎能臻是耶？今御府所藏行書五：

四色牡丹賦，終南山賦，陽春曲等詩，竹拄杖等詩，朱陳村等詩。

釋應之，莫知世次。作行書，嘗以文絹寫進士沈崧《曲直不相人賦》，頗有氣骨。然筆

法本學柳公權，至其分間布置，則殊乏飄逸，故學者病之。昔公權作字，初出鐘王，及其成就，則乃有驚鴻饑鷹之力，所以名高當世。而外夷入貢，別載貨貝以購其書。如應之，豈得有此耶？譬之傳神寫照，或得其形似，而精神凝佇處，固未嘗見之耳。然非此則不足以見優劣云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曲直不相入賦，即事等詩。

卷十二

行書六

宋（李煜、李建中、蘇舜欽、王安石、蔡京、蔡卞、劉正夫、米芾、岑宗旦）

宋

江南偽後主李煜字重光，早慧精敏，審音律，善書畫。其作大字，不事筆，卷帛而書之，皆能如意，世謂撮襟書。復喜作顫掣勢，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。尤喜作行書，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。然殊乏姿媚，如窮谷道人，酸寒書生，鶉衣而鳶肩，略無富貴之氣。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，揭雲漢奎壁昭回在上，彼竊據方郡者，皆奄奄無氣，不復英偉，故見於書畫者如此。方煜歸本朝，我藝祖嘗日：「煜雖有文，只一翰林學士才耳。」乃知筆力縱或可尚，方之雄才大略之君，亦幾何哉！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四：

行書：淮南子，春草賦，義天秤尺記，浩歌行，克己處分，批元奏狀，禮三寶眾聖賢儀，八師經，宮相詩，李憬草堂等詩，秋高等詩，牡丹等詩，古風詩二，論道帖，招賢詩帖，樂章羅帖，樂府三，臨江山，雜文稿。

正書：金書心經，智藏道師真贊

文臣李建中，西洛人，官至殿中丞。恬於進取，嘗掌西京留守司御史臺，至今謂之李西臺。居洛中，以林泉自娛。善篆籀、草隸、八分，於真行尤精。觀其字體，初效王羲之，而氣格不減徐浩。當時士大夫得其筆跡，莫不爭藏以為楷法。作科斗書郭忠恕《汗簡集》以獻，頗見褒美。處士唐異善書，世稱其與建中相為左右，論書者以為尚有五代衰陋之氣，蓋以其作字淳厚不飄逸致然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四：

千題詩，雪花詩，韓見素致仕等詩，畫屏等詩。

文臣蘇舜欽字子美，其先世居蜀，後為開封人官至大理評事。少以蔭補從仕，已而中第，用范仲淹薦為集賢校理。貌奇偉，工文章，歷官有氅聲？雖居下僚，而慷慨喜言事，一時名卿喜與之塑。苧衍以女妻之，人謂冰清玉潤。作字沈著，而精神充實。尤工行草，評書之流謂人妙品。當時殘章片簡傳播吞下，美其文翰者，有「花發上林，月混淮水」之語。兄舜元，善篆隸，亦工草字，書名與舜欽相先後，蓋是下筆處同一關紐也。今御府所藏書五：

行書：吳中詩草，遊山草，學館臥病等詩，夢歸等詩。

草書：雉帶箭等詩。

舒王王安石字介甫，本撫州人，後居金陵。退相日，官特進荊國公。既歿，謚曰文，追封舒王。神考朝聖賢相遇，千載一時，其功業昭昭，簡冊具載。當時安石慨然以真儒之道為倡於天下後世，孟自比於孟軻，其視揚雄、翰愈為不足道。暮年歸老金陵，浮沈漁樵間，跨驢挾冊往來北山下，道傍醉尉雖誰何不復介意。作小詩如壯歲語，出奇淩轢，脫去流俗，學者編為《北山詩》。平生視富貴真如浮雲，不溺於財利聲色，信宗公偉人也。凡佳字，率多淡墨疾書，初未嘗略經意，惟達其辭而已。然而使積學者盡力莫能到，豈其胸次有大過人者，故筆端造次便見不凡。而評其書者，謂得晉宋人用筆法，美而不天饒，秀而不枯瘁，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集句詩筆。

太師蔡京字符長，莆田人也。早有時譽，擢進士甲科。博通經史，揮灑篇翰，手不停綴。美風姿，器量宏遠。為郎日，謁大丞相王畦，矽指其坐云：「公異日當居此，宜自愛重。」繼膺顯用，入處要近，出典大藩。自擢翰林承旨，前後三入相位，寅亮燮理，秉國之鈞，實維阿衡，民所瞻仰。至於決大事建大議，人所不能措意者，笑談之間，恢恢乎其有餘矣。乃時丕承祗載，紹述先烈，於志無不繼，於事無不述。緝既墜之典，復甚盛之舉，奠九鼎，建明堂，制禮作樂，興賢舉能，其以輔於一人而國事大定者，其力焉。眷神考勵精求治之初，起王安石相與圖回至治，煥乎成一王法，休功盛烈，布在天下_其眷遇之隆，前無擬倫。屬嗣初以還。賴子良弼，祗循先志，以克用人，故於眷倚比隆神考

之於安石罔敢後焉。於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，無一夫一物不被其澤，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為太平宰相。頃解機務，自朝廷至於遐陬異域，微而閭巷田畝間莫不惜其去。故盛德至善，民至於今懷之。喜為文詞，作詩敏妙，得杜甫句律；制誥表章，用事詳明，器體高妙。於應制之際，揮翰勤敏，文不加點，若夙構者，未嘗起稿。然性尤嗜書，有臨池之風。初類沈傳師，久之深得羲之筆意，自名一家。其字嚴而不拘，逸而不外規矩。正書如冠劍大臣議於廟堂之上，行書如貴胄公子，意氣赫奕，光彩射人。大字冠絕古今，鮮有儔匹。本朝題榜不可勝計，作龜山二字，盤結壯重，筆力遒勁，巍巍若巨鰲之載昆侖，翩翩如大鵬之翻溟海，識與不識，見者莫不聳動，斯一時之壯觀也。大抵學者用筆有法，自占秘之，必口口親授，非人不傳。由唐以來學者相宗，方造其妙，至五季失其所傳，遂有衰陋之氣。京從兄襄深悟厥旨，其書為本朝第一。而京獨神會心契，得之於心，應之於手，可與方駕。議者謂飄逸過之，至於斷紙餘墨，人爭寶焉。喜寫紈扇，得音不減王羲之之六角葵扇也。其為世之所重如此。所得惟行書為多。今御府所藏七十有七：

行書：御製詩並和，御製明節皇后傳，觀明節皇后像詩，奉安明節皇后詩，劉貴妃制，劉賢妃制，劉淑妃制，明達墓誌文，宣和殿召輔臣記，瓊蘭殿壁山後記，瑤林殿雙竹後記，澄漪殿觀蓮記。玉宇洞後記，延福宮題名記，題澄莊等詩，回溪泛舟題名記，留題倆雲軒，萬年橋題名記，萬歲山記，遊艮嶽祝壽詩，遊艮嶽詩，艮嶽嚷嚷亭題記，題絳霄樓詩，蕭閑館題名，擷芳園記，芳華館賞花詩，定鼎記額，梅竹雪雁詩二，繁杏水禽詩二，閱駁射序上下二，觀碑記，題葉露降詩，再降甘露記，錫宴書題二，對屬，題神霄宮詩，聽降題名，步虛詩，太清樂，玉扶步虛詞，柳真人步虛詞，蓬萊仙步虛詞，大仙留題詩，大仙詩曲，春宮詩二，雪詩二，魏將軍歌，飲中八仙歌二，歌元豐，元豐行，驄馬行二，古柏行二，丹青引三，送孔巢父詩二，送西京提刑詩二，曹霸畫馬詩二，洗兵馬詩三，壺春堂觀御題賞花詩，謝賜承平殿曲宴記表，宣和殿東閣屏山後記。

正書：千文。

文臣蔡卞字符度，莆田人也。少與其兄京遊太學，馳聲一時。同年及進士第，王安石見而奇之，妻以女，使從己學。得安石學術議論為多，自以王氏學擅一時，時流歸之。自少喜學書，初為顏行，筆勢飄逸，但圓熟未至，故圭角稍鱔，其後自成一家。亦長於大字，厚重結密，如其為人。初安石鎮金陵，作《精義堂記》，令卞書以進，由是神考知其明。自爾進用，多文字職，至晚年高位猶不倦書寫。稍親厚者必自書簡牘，筆墨亦稍變，殊不類往時也。然多喜作行書字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六：

進神驗記，清淨經，莊子刻意篇，杜甫驄馬行，千文二。

文臣劉正夫字德初，三衢人也。少有文行，鄉里畏服，及居太學，俊名籍甚，後登進士第，知名四方。既被名擢立胡，謇謇有大臣節。方時紹述熙豐，正左右輔佐一德之初，而正夫以精忠相與圖回至治，其所以持盈守成，而熙豐之盛德美意燦然一新，正夫其有力焉。方且登庸，不期月間得疾，卒不即用。天下士夫皆為之嗟惜。閱歲以疾不起，訃聞，帝震悼，為之輟朝。正夫平日喜書學，多作行法，好與人論字。嘗謂字美觀則不古，初見之則使人至愛，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，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不合古者，歷歷在眼矣。字不美觀者必古，初見之則不甚愛，再見之則得其到古人處，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亦歷歷在眼矣。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，觀古人字如觀鐘鼎。學古人字期於必到，若至妙處如會於道，則無愧於古矣。人以為知言。然平生不泥於此，亦不求人知。所書字間有被旨承命為碑刻，以是傳於世者絕少。晚年間作逸字，獨藏於家。官至少宰，贈太師，謚文憲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宣召記，泛舟題名。

文臣米芾字符章，初居太原，後為襄陽人，官至禮部員外郎。博聞尚古，不喜社舉學。性好潔，世號水淫。違世宜俗，每與物杵，人又名巔。善屬文，作韻語不蹈襲一字。崇寧間，四方承平，百揆時序，典章禮樂燦然一新，獨以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。獨膺簡在，遂除書畫兩學士，頗厭士論。芾亦欣然就職，自以為己任。又詔作《黃庭小楷千文》以進，旋加褒美。大抵書效羲之，詩追李白，篆宗史籀，隸法師宜官。晚年出入規矩，深得意外之旨。自謂「善書者只得一筆，我獨有四面」。識者然之。方芾書時，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珍玩，至於請求碑榜而戶外之屨常滿。家藏古帖由晉已來者甚富，乃名其所藏為寶晉齋。好事簪纓之流，出其所有奇字，以求跋語增重其書。而芾或喜之，即為作古紙臨仿，便與真者無辨。兼喜作畫，嘗為《楚山清曉圖》，曾非俗師所能到也。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，以謂文則清雄絕俗，氣則邁往淩雲，字則超妙入神。人以知言。仍偉岸不羈，口無俗語，頎然束帶一古君子。故贈其詩者，有「衣冠唐制度，人物晉風流。」也。然異議者，謂其字神鋒太峻，有如強弩射三二卜墾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。其為論或如此。且類多行書，世亦罕及。有《山林集》一百卷藏予家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二：

千文二。

內臣岑宗旦字子文，開封人。慶歷初以父遺表通籍壁門。然趣尚高遠，不為苟合取容於世，年十匕棄官遊東南山水間，不復事事。至和中仁祖錄功臣之世，復官之，凡歷七任，至元豐初，又以尋醫自請。方神考為之時，王中正以才敏侍上，嘗岸之於朝，宗旦恥折腰強顏奔走於貴公子之前，乃暫應召旨，卒不從仕，故自壯年遂拂衣有歸與之志。於是終九品官而無復遺恨，世頗高之。暮年一無嗜好，如道人衲子，寄傲親朋間，優遊卒歲，略不為身後計，得酒輒醉酣，長哦揮灑，以為真樂。其作詩以意為主，不在鐫琢語言而已，故若渾金璞玉，見者知貴。嘗賦《聽琴》詩，其略云：「琴中太古意，方外無為心；彈之道頗散，不彈理彌深；所以陶元亮，何須弦上音。」其它皆類此。又嘗取古之善書者自漢迄唐，凡十有一人為論，以評其書日：「張芝如班輸構堂凹，不可增減。鐘繇如盛德君子，容貌若愚。語其眾妙足以爭造化者，羲之也；較其父風但恨乏天機者，獻之也。世南潛心羲之，蓋若顏子之亞聖；徐浩比肩儒雅，有類仲由之勇態∞。歐陽詢得其正，故如廟堂衣冠，不失動靜；柳公權得其勁，故如轅門列兵，森然環衛。懷素之閑逸，故如翩翩真仙；真卿之淳謹，故厚重如周勃。至如李邕，則舉動不離規矩，而有虧適變之道焉。」此皆其自得於心，積學於外，而其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者與！然宗旦作字，尤善行書，如銀鉤蠆尾，脫去嫵媚，規模點畫，當是蘇舜欽之亞，顧筆力亦窮於此矣。當時既有書名，人亦愛重，字畫一出，偶得之者爭相賈售。治平中，英宗嘗遣使諭旨，令書十扇以進。宗旦即自為詩十篇上之，英祖為之嘉賞。平時廩賜雖厚，而周給貧匱，隨手散去。方其治時，以所藏書千餘卷及別業僦緡，往歸侄孫筌家，以就侍養。而筌能以事父之禮事之，故得優遊自適，不復以死生窮達為念。年逾七十，神明不衰，及其委蛇，裕如也。今御府所藏行書四：

太上道德經，曉賦，書評，崔白江湖等詩。

卷十三

草書敘論

篆隸之作古矣，至漢章帝時乃變而為草。騷駁至兩晉，王氏羲獻父子遂進於妙。漢如蔡邕，亦一時號為子墨卿也。稽考古今法書，而獨以草書為秦苦篆隸之難不能投速，故作草書。是不知杜度倡之於漢，而張芝、皇象皆卓卓表見於時，崔瑗、崔星、羅暉、趙襲各以草書得名，世號章草。至張伯英出，遂復脫落前習，以成今草。且草之所自，議者紛如，或以為稿草之草，或以為草行之草，或以為赴急之書，或以為草昧之作。然作謂

之草則非正使，孔子所謂「為命禪諶草創之」是也。若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，草稿未成，上官見欲奪之。董仲舒欲言災異，草稿未成，主父偃竊而奏之。今猶以起草為稿者，其近之也。世遂以草書為一家。故自漢晉宋以還，以草書得名者為多。姑以流傳於今者，凡得六十五人，以其世次之，漢得張芝，蜀得諸葛亮，晉得張華、郗愔、王謝子弟輩十九人，宋得謝靈運、羊欣，齊得劉瑺，梁得沈約輩三人，陳得江總輩九人，隋得釋智永，唐得張顛、釋懷素、亞棲輩二十人，五代得杜荀鶴、楊凝式輩三人，本朝得錢傲、米芾、蔡襄、杜衍等輩。且不得人人而自舉，特取其尤異者姑表其略。自餘如仲翼之流，以草書自名，格律凡下，承襲晚唐所謂院體者，此其黜之。

草書一（章草附）

漢（張芝）

魏（曹植）

蜀（諸葛亮）

吳（皇象）

晉（張華、杜預、衛恒、王渾、王戎）

漢

張芝字伯英，敦煌人也。趣造高尚，學古不群，朝廷以有道征，不起，故時稱張有道。初師崔瑗、杜度作章草，遂擅出藍之譽。後乃脫落舊習，創立規範。未嘗少去筆硯，家有衣帛，必先書而後練，臨池作字，池水盡黑。每作楷字，則日「匆匆不暇草書」。其精勤如此，故於草書尤工。世所寶藏，寸紙不棄，韋仲將謂之草聖。其筆力飛動，神變無極，幾與造化者為友。方時趙襲、羅暉亦以書稱，頗自矜持。芝嘗自謂「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羅、趙有餘」，人以為至論。世謂芝書如漢武帝愛道，憑虛欲仙；或以似春虹飲澗，落霞浮浦，其知言哉！今御府所藏二：

草書：冠軍帖。

章草：消息帖。

魏

曹植字子建，沛國人。魏太祖季子，封陳王，謚曰思。早慧強記，累數十萬言不忘。甫十歲，屬文若素構。太祖疑其假手於人，植請面試，已而從膝下登銅雀，先諸郎賦就，文不加點。太祖方怊其所得，信由天成，非學可到。蓋自詩道雲亡，風流掃地，而植以八斗之才擅天下，遂以辭章為諸儒倡。特以昆季間無棠棣之美，故終亦嬰患。七步之作，有感動人語，世為憐之。至於學術愈工，自是不隨世故與之低昂，有卓然而獨存者。然其胸中磊落發於筆墨間者，固自不惡爾。觀其以章草書《鷂雀賦》，可以想見其人也。今御府所藏章草一：

鷂雀賦。

蜀

諸葛亮字孔明，瑯邪陽都人也。少孤，依從父玄。玄卒，躬耕南陽，高臥不仕。蜀先主三往見，然後起。先主喜而謂其臣曰：「吾之得亮，猶魚之得水也。」其王霸之略，皆先定於胸中，卒如所期。嘗自比管仲、樂毅，識者許之。善畫，亦喜作草字，雖不以書稱，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。有創物之智出予意匠，為木牛流馬，皆足以驚世絕俗，而八陣圖成得其要。以是心畫之妙，可以不學而能，蓋緒餘以及於此耳。仕蜀位至丞相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遠涉帖。

吳

皇象字休明，廣陵人，官至侍中。工八分篆草。初學於杜度，作章草文而不華，質而不野，沈著痛快，世以書聖稱。論者以象書比龍蠖蟄啟，伸槧腹行，蓋言其蟠屈騰踔，有縱橫自然之妙。或謂如歌聲繞梁，琴人舍徽，則又見其遺音餘韻，得之於筆墨外也。象作八分，亦自雄逸，遂與蔡邕後先。然人材固有分量，當時以象書為章草入神，八分入妙，篆入能，其亦善品藻者也。今御府所藏章草書一：

急就章。

晉

張華字茂先，范陽方城人也。父乎，魏漁陽太守，平沒，華猶少。其後孤貧無以為生，牧羊以資衣食，雖自晦田畝問，不為人所知。有識之士見華者已奇之。其後學業詞藻日以富麗，陰陽、圖緯、方技之書無不該通，時人莫測也。而阮籍見之嘆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由是名著。為本郡太守所薦，始登仕版，至晉為黃門侍郎。華強記默識，四海之內若指諸掌。作字尤工草書，不在模仿，其規矩氣度似其人物。見索靖，遂雅相厚善，深與結納。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，應對如流。又畫地成圖，率有次第，如在目中，至聽者忘疲，觀者駭矚。其心匠如是。妙處自與神會，宜種種絕人。沒後家無餘資，所存惟文史。史氏言華嘗遷徙，遣車三十乘所載者也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草書：得書帖。

行書：聞時帖。

杜預字元凱，京兆杜陵人也。漢杜度六世孫，初尚文帝妹高陸公主，起家拜尚書郎。預博學多通，明於治忽，朝野稱美，號為武庫，言其無所不有也。後遷鎮南將軍，以愷悌為政，民心歸之，故又稱為杜父。而預好《左傳》，自言以傳成癖。祖畿，魏尚書僕射；父恕，幽州刺史。父祖三世善行草，皆以書馳名，而預聞譽尤著。蓋預以功名顯，雖持節總戎，而身不跨馬，射不穿劄，每出師遣將，必在將帥之列，以是於翰墨間特見推重焉。世嘗稱預德不可企及，功或庶幾。故平吳之後，勒功於二石，一置峴山之上，一投漢水之淵。是知陵谷有遷，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，豈不惑哉！觀其好名如此，宜於遊藝末習亦冀垂久。太康中自渚宮還襄陽，將畢舊業。因求古史策書及汲冢文。雖修《春秋》學，然於字所得亦多矣。其作草書尤有筆力，當時士大夫以家世比衛瑾父子。預歿，追贈征南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成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十一月帖。

衛恒字巨山，河東人也。官至黃門侍郎。博雅不凡，作四體書，曰草、曰章草、曰隸、曰散隸。然見於世者多其草字，論者以謂如插花美人，舞笑鑒臺，是其便娟有餘，而剛健非所長也。父瑾亦以能書名世，嘗謂「我得伯英之筋，恒得其骨」。弟宣善篆及草，

名與父兄後先。宣弟庭亦工草，恒之子仲寶、叔寶俱有能書名。家學相傳，四世不墜，盛哉！遂與王謝家遺風餘習相季孟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往來帖。

王渾字符戎，太原晉陽人也。佐武帝官至尚書左僕射，事君立朝有巨臣節，而所歷之職每以最聞。初，武帝議伐吳，詔渾於秣陵典領軍政。至王破吳擒皓，乃有不平之色，奏渚不受節度，士論以此少之。及居宰輔，聲望日減，《詩》所謂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者也。然而平吳之力，亦與漕略相上下。晉室是依於渾為多，班班史冊蓋不沒其實矣。其作草字，蓋是平日偶爾紀事，初非經心，然如風吹水自然成文者，其人本不凡耳。有子濟，遂以書名，良有源派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近見帖。

王戎字浚沖，瑯邪臨沂人也，官止司徒。戎幼而穎悟，神彩秀發。是時阮籍已齒高，喜與為忘年友，每為竹林之遊，謂其父渾日：「浚沖清賞，非卿倫也。」裴楷見而奇之日：「戎眼爛爛如巖下電。」其少成如此。善吐辭，作草字得崔、杜法，妙鑒者多所稱賞。自是所造淵深，一出便在人上。字畫之工特遊戲耳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忻慰帖

卷十四

草書二

晉（陸機、索靖、郗鑒、郗愔、王廙、王敦、王導、王恬、王洽、王珣、王珉）

晉

陸機字士衡，吳郡人也。祖遜，吳丞相，父抗，吳大司馬。家世皆奕奕為當代顯人，雖沒，不泯也。機身長七尺，其聲如鐘，自少以文章得名。初受知於張華，謂人之為文恨才少，而機患其多，至有見文而自欲棄其所學者。以故雖能章草，以才長見掩耳。然機自歸晉，閉門十年，篤志儒學，無所不窺，書特其餘事也。官至平原內史。今御府所藏

二：

章草：平復帖。

行書：望想帖。

索靖字幼安，敦煌人，張芝之姊孫也。官至征南司馬。少有出群之才，與鄉人汜衷、張魁、索介、索永俱遊太學，時稱敦煌五能。及舉賢良方正，對策高第。張勃薦之，謂靖才藝絕人，宜置臺閣。經史之暇，喜作字，遂以章草名動一時，學者宗之。如歐陽詢以翰墨自名，未嘗妄許可，路見靖碑，初過而不問，徐視乃得之，至臥碑下不忍去。王庭嘗得靖書，每寶玩之，遭永嘉喪亂，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。故論者以為飄風忽舉，鷙鳥乍飛，以狀其道勁。或以謂如雪嶺孤松，冰河危石，以狀其峻。或以謂精熟至極，索不及張芝；妙有餘姿，張不及索靖。或以謂八分亞韋鐘，楷法過衛瑾。何其得譽之甚！有至於此，非特人譽之也，而其自許亦甚高。嘗謂上稽科斗鳥篆之文，幽窮造化物象之奧，可以命杜度運指，張芝回腕。要是靖自得意處，宜其刊名與羲獻相後先也。今御府所藏章草四：

墨就章，月儀，出師帖，七月帖

郗鑒字道徽，高平金鄉人。官至侍中。少孤貧，躬耕隴畝，而未嘗廢書。沈酣經史，刻意翰墨，以儒雅得名，間自有樂處。學優人仕，政復可觀。有女，將以妻王氏子弟，間有東床坦腹食者，便知是佳婿，於鑒裁甚高。作草字下筆剛決，略無留滯，厚實深沈，豐茂宏麗而不乏風神。蓋瘦則風神生，而鑒書厚實豐茂，宜墮於樸野，而筆力乃爾激峻！此所以宜知名於時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蘭陵帖。

郗揔字方回，高平金鄉人也。官至司馬。父鑒，以草書稱，古勁超絕，後所不能窺其藩籬。至倍。乃能接翼，遂與張芝齊名。作章草尤工，下筆若冰釋泉湧，雲奔龍騰，態度既多，筋骨有餘。王僧虔以謂倌書亞王羲之，豈妄論也。情妻傅氏亦善書，子超尤得家傳之妙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章草：諒弟帖。

草書：遠近帖。

王廙字世將，瑯邪臨沂人也。官至平南將軍、荊州刺史。才能屬文，工書畫，至音律、射御遊藝無不精絕，作草隸、飛白得張芝、衛瑾遺法。自王羲之過江前，廙號為獨步。羲之蓋廙猶子，廙嘗屬之日：「吾無殊功異業與後人師法，惟書畫可傳。」其自許如此。王僧虔謂廙書為右軍法，亦知其自信之篤也。獨其草書為世所傳。今御府所藏四：

草書：仲春帖。

章草：鄭夫人帖。

行書：賀雪表，嫂何如帖。

王敦字處仲，司徒導之從兄，尚武帝女，自駙馬都尉遷左將軍，都督征討諸軍事。敦性簡脫，喜顛草。自歷官已來，以威名自任，及杖節專征，負勛恃勢而肆驕陵，識者以蜂目已露，豺聲未發耳。後果有窺竊晉祚之志，棄親用羈，背賢任惡，以錢風沈充為謀主，逆凶慝，誣忠良，如周嵩輩直亮忠義而皆罹禍，天下為之駭心。當時雖不及顯誅，而卒至剖棺戮屍，以彰元惡，觀者莫不稱慶。敦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，其筆勢雄健，如對武帝擊鼓，振袖揚袍，旁若無人。而飛揚跋扈之狀，固已想見其惡逆，宜在所不錄。姑留此帖，非以為玩也，蓋謂淳化中太宗收入法帖，故不可得而削去。然因其字而見其行，因其行而得其惡，亦足以為萬世奸臣賊子誡云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蠟節帖。

王導字茂弘，瑯邪臨沂人。官至太保、司徒，謚文獻。導少有風鑒，識量清遠，簡素寡欲，家無餘貲。方年十四，有見而奇之者云：「此兒容貌志氣，將相之器也。」元帝渡江之初，導與群從輔成其業，使晉祚中興，真社稷之臣也，非常流可得擬者。導善作字，規模前人。初師鍾繇、衛壤，力學不倦，至喪亂狼狽，猶攜鍾繇《宣示帖》過江，則其拳拳之心可知也。行草尤工，然論者以謂疏柯迥擢，密葉危陰，雖秀有餘而實不足。晉元、明二帝並工書，皆推難於導，故當世尤所貴重。子恬、洽皆以書名，時人方為杜、衛焉。唐王方慶，導之後裔也，嘗以自導而下十一世書上則天後，後令崔融為《寶章集》序其事以賜之，舉朝為榮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省示帖，改朔帖。

王恬字欽豫，丞相導之次子也。雖世以儒傳家，而恬最好武，馳馬試劍，不為門閥所器；傲誕不拘禮法，氣岸淩轢，流輩輕之。然晚節好士多能，善隸書，於草字尤妙。稍遷中書郎，明帝欲以為中書令，導固辭，從之。後為會稽內史，加散騎常侍。是時張翼以書得名，議者謂不能過恬，則王氏父子群從各有遠過人者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得示帖。

王洽字欽和，官止中書令，王導子，羲之族弟電。洽於導諸子中最為白眉，當時與苟羨俱有美稱。而洽理識明敏，書兼眾體，於行草尤工，揮毫落紙，有郢匠運斤成風之妙。羲之嘗謂洽日：「弟遂不減吾。」或以謂過論。王僧虔亦謂洽與羲之書俱變古形，不爾至今猶法鐘張，則僧虔豈妄許可耶？妻荀氏亦以書稱。洽於書特餘事耳。方穆帝詔拜領軍，尋加中書令，待洽以友臣之義。洽固辭，表疏凡十上，則其所養可知也。今御府所藏四：

草書：敘還帖。

行書：仁愛帖，兄子帖，承問帖。

王珣字符琳，導之孫，洽之子也，與弟璲俱有名。官芋尚書令。殉三世以能書稱。晉孝武帝雅好典籍，珣與殷仲堪、徐邈、王恭、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被遇。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，既覺，語人曰：「此當有大手筆。」於是殉詞翰為當時宗師。然當時以弟璲書名尤著，故有「僧彌難為兄」之語。僧彌，璲之小字也。則知殉之所以見知者不在書，蓋其家範世學乃晉室之所慕者，此珣之草聖亦有傳焉。今御府所藏有二：

草書：三月帖。

行書：伯遠帖。

王璲字季琰，導之孫，洽之少子也，官至中書令。少有才藝，工隸及行草。世所寶者特是草聖，名出兄殉之右。時人為語日：「法護非不佳，僧彌難為兄。」法護，殉之小字

也。自導至璐，三世以書名著，人以方杜度、衛瑾二氏焉。嘗以四匹縑素，自旦及暮，操筆一揮，首尾如一，亦無誤字。王獻之見而戲之曰：「弟書如騎騾，疆啜欲度驊騮前。」故當時遂與獻之齊名。以璐嘗代獻之兼中書令，世謂獻之為大令，璐為小令。論者謂璐書弓善矢良，兵利馬疾，突圍破敵，難與爭鋒。其亦知言也。妻江氏亦善書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草書：力書帖

行書：鎮撫帖

卷十五

草書三

晉（謝尚、庾翼、王羲之）

晉

謝尚字仁祖，秣陵人，豫章太守鯤之子也。官止尚書僕射。尚幼有至性，穎悟絕倫，脫落細行，不為流俗之事。善樂律，博綜眾藝，作草書深得昔人行筆之意。論者以比註飛澗之瀑溜，投全牛之虛刃，蓋得之矣。司徒王導深器之，常以似王戎，每呼為小安豐。當時其得譽如此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餘寒帖。

庾翼字稚恭，潁川人，官至安西將軍、荊州刺史。善草隸，與王羲之並馳爭先。方羲之學者多所崇重，翼多所不平，因寄書昆弟輩云：「可謂憎家雞，好野雉也。」兄亮字符規，亦有書名，嘗就羲之求書法，羲之答云：「翼在彼，豈復假此！」是知翼之書固自超絕，其為當日書家名流所推先如此。其自許亦自高，要是其所得非晚生後學淺淺所能追逐也。今御府所藏二：

草書：步征帖。

行書：盛事帖。

王羲之字逸少，導之從子，官至右衛將軍。幼訥於言，人未之知。年十三謁周顗，顗一見奇之，時重牛心炙，坐客未舉，顗先以啖之，於是始知名於時。及長，工談辨，以骨鯁稱。尤善隸草，為今昔之冠。然其得名乃專以草聖，論者稱其筆勢，以為飄若遊雲，矯若驚龍。尤為從伯司徒導所器重，當時朝廷公卿皆愛其才。羲之每自稱：「我書比鍾繇當抗衡，比張芝猶當雁行也。」然初以謂不迨庾翼、郗情，及其暮年造妙，嘗以章草答庾亮，而翼見之輒嘆伏，因與羲之書曰：「忽見足下答家兄書，煥若神明，頓還舊觀凹。」會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。羲之既渡浙江，亦復有終焉之志。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之蘭亭，羲之自為序以申其志。羲之性愛鵝，山陰有道士養鵝，於是往觀焉。意甚悅，因求市。道士云：「為寫《道德經》，當舉群相贈。」羲之欣然寫畢，籠鵝而歸。其趨尚超絕，非碌碌者所能望塵。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，羲之索其扇為各書五字。姥有慍色，因謂姥曰：「但言是王右軍書，以求百錢直。」姥如其言，人爭售之。其書為世所重如此。梁武帝評之曰：「勢如龍躍天門，虎臥鳳閣，故歷代寶之，永以為訓。」其亦善於擬倫也。羲之少學衛夫人書，自謂深窮，及過江遊名山間，見李斯、曹喜、鍾繇、梁鵠等字，又去洛見蔡邕石經，於從弟洽處復見張昶《華嶽碑》，始喟然嘆曰：「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。」或謂其得筆法於白雲先生。暮年乃作《筆陣圖》、《筆勢論》、《用筆賦》、《草書勢》等以遺訓其子孫。妻郗氏，亦甚工書。有七子，為世所稱者五人：玄之、凝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獻之，並工草隸，而獻之最知名。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，亦善書。家傳之學未有如王氏之盛者也。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三：

草書：桓公帖唐貞觀中題跋附，朝廷帖，宰相帖，司徒帖，中書帖，侍中帖，尚書帖，司馬帖，太常司州帖，太常帖二，護軍帖，司州帖，譙周帖，參軍帖，謝二侯帖二，朱處仁帖，二謝帖，荀侯帖，阮生帖，江生帖，遠生帖，道家帖，龍保帖，舅母帖，母子帖，賢妹帖，姊告安和帖，賢室帖，諸賢帖，遠婦帖，兒女帖，留女帖，小女帖，孫女帖，官舍帖，講堂帖，修園帖，屏風帖，門風帖，氣力帖，脅中帖，初月貼，一軸從洛帖附，月半帖二，月末帖，二月帖，四月帖，末春帖，去夏帖，秋來帖，冬季帖，雨晴帖，熱日帖，大熱帖，熱甚帖，異熱帖，差涼帖，節日帖，節氣帖，當日帖，雪候帖，數年帖，草書帖，飛白帖，王略帖，臨書帖，數字帖，三都帖二，過京帖，鄉里帖，永嘉帖，成旅帖，山川帖，州中帖，錢塘帖，江州帖，臨川帖，丹陽帖二，山陰帖，嘉興帖，餘杭帖，遠宦帖，附農帖，勿殺生帖，方物帖，旃廚胡桃帖，胡桃帖，山藥帖，祀物帖，純酒帖，裹鮓帖，海鹽帖，鹽井帖，送梨帖唐柳公權題附，白石枕帖，高枕帖，石班帖，清宴帖，情慮帖，和書帖，書問帖，樂問帖，知問帖，北問帖，得告帖，得書

帖三，二書帖，遺書帖，旦書帖二，累書帖，有書帖，無書帖，頓喜帖，喜慶帖，慶慰帖，安慰帖，清和等帖，清和帖四，安和帖，平安帖，安西帖，安善帖，小佳帖，佳靜帖，小差帖，奉對帖，奉待帖，大醉帖，奉憶帖，甚快帖，有理帖，萬福帖，造次帖，方回帖，省別帖二，此輩帖，瞻近帖二，知遠帖，遠念帖，通滯帖，內事帖，先期帖，舉聚帖，界內帖，達事帖，慨然帖，多義帖，適為諸帖，如命帖，阿萬帖，懸量帖，行穰帖，送謝帖，所論帖，虞休帖，速還帖，數有帖，得熙帖，人理帖，集理帖，舊志帖，重熙帖，甚佳帖，委曲帖，當有帖，晚善帖，晚可帖，還白帖，君事帖，此事帖，平定帖，大都帖，致此帖，昨有帖，兼致帖，東北帖，念慮帖，七十帖，卞駙馬帖，十一月等帖王薈等章集附，臨鐘繇所懷帖。

章草：豹奴帖。

正書：樂毅帖，黃庭經，東方朔畫像贊，定公帖，報國帖，口訣帖，草命帖。

行書：伯熊帖，阮公帖，蔡家帖，家中帖，夫人帖，賢弟帖，諸弟帖，從弟帖，曹妹帖，諸賢子帖，賢女帖，此月帖，六月帖，九月帖，十月帖，三月帖，快雨帖，夏日帖，極寒帖，快雪時晴帖，州民帖，舊京帖，安西帖，山陰帖，永興帖，建安帖，啖豆帖，青李來禽帖，慈顏帖，平安帖，奉告帖，小佳帖，悉佳帖，自慰帖，敘慰帖，廓然帖，遣書帖，省書帖，宿昔帖，十三帖，書魏鐘繇千文。

卷十六

草書四

晉（王獻之、詹思遠）

宋（王曇首、羊欣、謝靈運、薄紹之）

齊（劉瑨）

晉

王獻之字子敬，羲之第七子也，官至中書令。清峻有美譽，而高邁不羈，雖閑居終日，

容止無倦色，風流醞藉為一時之冠。嘗與兄徽之、操之俱詣謝安，二兄多談鄙事，獨獻之寡默，頗事名理。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，安日「小者佳」，且謂「吉人之辭寡，小者其得之」。蓋獻之七八歲時固自不凡，方學書次，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，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，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。嘗書壁為方丈大字，羲之甚以為能。桓溫命書扇，筆誤落，因畫作烏駁槨牛甚妙。初謝安請為長史，太元中新起太極殿，安欲得獻之書榜而不敢遽言，乃語韋仲將題淩雲臺事。獻之知其旨，乃正色日：「仲將魏之大臣，寧有此事！使其若此，知魏德之不長。」安遂已。其為當時器重若此。獻之初娶郗曇女，離婚後尚新安湣公主，無子，唯一女，後立為安僖皇后，後亦善書。初羲之與郗曇論婚書云：「獻之有清譽，善隸書，咄咄逼人。」則知羲之深自許可，非徒語也。嘗書《樂毅論》一篇與獻之學，後題云「賜官奴」，即獻之小字。獻之所以盡得羲之用筆之妙，論者以謂如丹穴鳳舞，清泉龍躍，精密淵巧，出於神智。而王僧虔乃日：「羲之書，江左中朝莫有及者，獻之遠不及父，而媚趣過之。」然僧虔之論，特是「春秋責備之法」也。獻之自謂年二十四遊名山間，有授其五百七十九字者，初得此書日習之，未經一周，形容仿佛。又嘗書南郊祭板，字畫入木七分。然語類不經，故學者不傳。獻之雖以隸稱，而草書所得特為多焉。今御府所藏八十九：

草書：洛神賦，侍中帖，馬侍御帖，裴員外帖，裴九帖，崔十九帖，二妹帖，從子帖，左髀帖，腎氣丸帖，服油得力帖，鐵石帖，八月帖，十二月帖，秋冷帖，秦中帖，東陽帖二，東縣帖，丹陽帖，南陽帖，江州帖，廣州帖二，東山帖，下山帖，灞亭帖，慰意帖，轉勝帖，奉別帖，晚際帖，知汝帖，久達帖，皆佳帖，當語帖，潛處帖，來遲帖，勝長帖，前書帖，晝夜帖，安石帖，慶等帖，數日帖，遠書帖，二告帖，事後帖，西問帖，復面帖，法順帖，相送帖，處分帖，奉書帖，欲發帖。

章草：七月帖，跨州帖，量力帖。

正書：洛神賦不完，丙舍帖。

行書：黃門帖，李參軍帖，仲宗帖，薦王德祖帖，府君帖，阿姑帖，阿姨帖，賢弟帖，致奴帖，外甥帖，吾賢帖，諸舍帖，舍內帖，東園帖，鴨頭丸帖，地黃湯帖，都邑帖，鄱陽帖，山陰帖，安西帖，吳興帖，冠軍帖二，鵝群帖，進退帖，體中帖，授衣帖，思戀帖，如意帖，古詩帖二。

詹思遠，史亡其系。作章草字肥，整整斜斜，直有晉人風度。世之論字者多病肥瘦，而

不知肥之病在於剩肉，瘦之病在於露骨。肥不剩肉，瘦不露骨，則於佳處自初不相妨也。若以俗子為之，則肥亦；病，瘦亦病，此深不知書者。所以昔人於師資形容之際，或得其骨，或得其肉，不聞偏勝者良有以耳。如思遠者，字雖肥而氣古，書雖章而法完，一所謂得肉而善學者也。雖然語古，作者亦幾何哉！今御府所藏章草一：

清佳帖。

宋

王曇首，瑯邪臨沂人，官至侍中。平時沈毅雍容，喜慍不見於色，人謂有宰相器。兄弟分財，獨取圖書以歸，至於金璧，手未嘗持也。方太祖初登九五，而曇首與從兄華皆為佐命功臣，遘風雲之會，確然以社稷為己任，亦霸者之佐也。其作草字雖未足以與古人方駕，要之是一代宗臣而人物典刑千古如在。況其行筆痛快，亦自有可觀者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餘念帖。

羊欣字欽元，太山南城人也。少沈靜，不為物忤，而談論絕人，容止可觀，該博經史，尤長於隸書。父不疑為烏程令，欣隨之官。年十二，頗為王獻之所知。方時，獻之為吳興太守，嘗因夏月人縣，值欣晝寢，著新練裙，獻之書裙數幅而去。既覺，視裙書有得。欣本工書，因此彌善。然恬退私門，無仕進意。會稽王世子元顯嘗使欣書扇，欣以他辭卻之，不肯奉命。元顯怒，以為後軍府舍人。舍人之職，本用寒素，欣知名當世，屈為此官，不以高卑見於顏色，論者偉之。然其學出於獻之，當時謂獻之之後可以獨步。故諺曰：「買王得羊，不失所望。」茲可以見矣。而論者謂欣學獻之，如顏回與夫子有步趨之近，雖號人室，終不能度越獻之規矩，使灑落奔放，自成一家，故又有婢作夫人之誚，以其舉止羞澀，終不似真，豈謂是耶？欣嘗撰《續筆陣圖》一卷，又撰《古昔能書人名》一卷，以此尤見其用心焉。官至中散大夫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筆精帖。

謝靈運，陳郡陽夏人也。祖玄，父煥，煥生而不慧，早亡。玄嘗謂人曰：「我乃生埃，瑛那得生靈運？」其為玄所器如此。靈運少好學，博綜群書，作為文辭，擅江左之譽。學王羲之真草，俱造其妙。或謂獻之，靈運舅也，故其得法為精。凡獻之所上奏章，多

在中書雜事中。靈運模臨亂真，因以已所書易其本，人莫能辨。然稍有知之者，後至元嘉中，有司就索始進上。當時靈運為一代聞人，凡衣服器用，一有制作，世共宗之，如郭泰折角巾也。至不名之，皆曰謝康樂。云康樂者，靈運之侯封也。作草字尤為人所推與。有評其詩者，謂如「石色松幹，吹翕風雲，簸蕩川嶽」，則清雄可見也。然蕭散氣韻，則恐此不足盡之，徒能狀其奔放耳。靈運官至中書侍郎。其出處始末，自有傳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古詩帖。

薄紹之字敬叔，丹陽人也。善書，初學王獻之，綽有風格。其作草字，至自得處，則馳騁步驟，光彩發越，照映四座。然論其書者，乃謂骨力猶稚，何哉？蓋知其學以王氏為源，而紹之為流派也。至袁昂評其字勢，則謂如「舞女低腰，仙人遠嘯」。以是言之，則必以婉麗清閑為主矣，安得發越照映如前所云？然終繼之乃云「揮毫振紙，若疾閃飛星」。「婉麗清閑」所以論其常，而「發越照映」所以言其變。此心畫之妙兼得乎為人耳。紹之官至給事中。

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日寒帖，千文。

齊

劉瑨字仲寶，彭城人。書法自王氏父子以來，其道浸以衰陋，至齊尤甚。瑨喜草隸，遂能一洗俗學之謬。遠追羲之，頗得其法，落筆佳處，往往淩轢古人，至作草書益勝，乃復名世。論者有「海嶽高深，青分孤島」之比。且瑨獨能振起一時末習之學，以至於此，遂為有齊一代名書之流，得不宜哉！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承晚帖。

卷十七

草書五

梁（沈約、蕭子雲、阮研）

陳（陳伯智、蔡景歷、蔡證、陸繕、毛喜、江總、鄭佃、陳逵）

隋（釋智永）

梁

沈約，吳興武康人也。官至尚書令。少家貧，一意書史，燃膏繼晷，晝夜不倦。母恐其勞，夜即滅燭。約即以晝之所讀，夜輒誦之，遂博通群籍。在齊為書記，方齊文惠太子在東宮，延納多士，乃持被親遇。每人見，日昃方出。時與蕭琛、王融、范雲、任防皆曳裙王門，世稱其賢俊。後為東陽太守，至今東陽八詠之作猶著。後仕梁，尤為器重。均著述頗多，撰《四聲韻譜》，自謂有入神之妙。作草字亦工。大抵胸中所養不凡，見之筆下者皆超絕。故善論書者，以謂胸中有萬卷書，下筆自無俗氣，約其得之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今年帖。

蕭子雲字景喬，晉陵人，官至侍中。善正隸、行草、小篆、飛白，而正隸、飛白尤工，意趣飄然，仃騫舉之狀，而世多其草字、正隸。初學王獻之，晚學鐘繇，乃能研二家之妙。梁武帝遂以為二王可以比跡，亦雅為齊高祖所重，嘗謂子雲書曰：「筆力勁俊，心手相應，巧逾杜度，美過崔瑗，當與鐘繇並驅爭先。子特作草隸，遂逼於卿。」其見賞如此。嘗以飛白作一蕭字於建業壁間，後人取其壁入南徐海榴堂中，以為奇觀。至唐有李約，復載歸洛陽仁風裏，構大廈以覆之，目日蕭齋，張諗特為記而序其事。初子雲以書得名，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，適子雲出麾東陽，維舟將發。使者望舟次遠三十步，輒落膝丐於前曰：「侍中尺牘之美，遠流海內，今日所求唯在名跡。」子雲為停舟三日，書三十紙與之，當時以為榮。今御府所藏三：

草書：千文。

正書：進寫古文啟，顏回問孝。

阮研字文機，陳留人，官至荊州刺史。善書，師王羲之書，作行草尤卓絕，若飛泉交註，

奔競不息。當時蕭子雲、陶弘景輩謂各得羲之一體，然蕭產雲綿弱，終不迨研。至作隸書，則法鐘繇，而風沖所不及。袁昂評研書如貴胄失品次，叢萃不能復排突英賢，則研之書亦不可謂無利鈍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三：

宰相帖，欣泰帖，得書帖。

陳

陳伯智字策之，世祖第十二子也。少敦厚。有器局，博涉經史。太建中立為永陽王。雅意翰墨，無狗馬之玩。作字勁舉，而行草尤工。師其成心，而自為家學，故名重一時。蓋傳習之陋，論者以謂屋下架屋，不免有奴書之誚。伯智獨能擺脫，而世有「策馬馳逐，葦航泛浮」比其落筆之妙者，非虛語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習讀帖。

蔡景歷字茂世，濟陽考城人，官至侍中。景歷少俊爽不群，有孝行。家貧不廢讀書，深達事機，輔佐時主以能稱。初客遊京口，高祖鎮朱方，聞景歷名，以書要之。景歷對使人答書，筆不停綴，文不重改，詞翰俱妙。高祖甚加欽賞。景歷善尺牘，草隸，任樸適俗，而復不拘窘。其為文辭，則不尚雕靡，而長於敘事，應機敏速。於字法亦如之。有文集三十卷行於時，亦可知其所得，宜其立朝有足觀者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寂然帖。

蔡證字希詳，濟陽考城人，侍中景歷之子，官至左民尚書。後主器其才，令十日一往東宮。證每見太子，必陳說古今得失，皆切時務。遷中書令。證美風姿，談辨如傾河。捂紳戚裏，朝廷憲章，風俗戶口，山川土地，問無不知。然亦留心翰墨，蓋當時以書著名者甚鮮，如蕭幹得子雲之法，證之父景歷亦以善隸書稱於世。及觀證《讀經帖》草書，筆力遒勁，頗合規矩，豈非箕裘之習歟！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讀經帖。

陸繕字士編，吳郡人也。父佳，在梁為御史中丞，繕以世胄補官至中書侍郎。陳有天下，錄用舊臣，累遷至左僕射，謚曰安。繕儀表秀穎，周旋中規，步趨可法，當時東宮暨諸

王咸取則焉。其作字，故亦象其為人之可喜也。大抵人心不同，書亦如之。顏真卿之筆，凜然如社稷臣；虞世南之筆，卓乎如廊廟之器；以至王僧虔之字若王謝家子弟：是豈獨由外人之學？其性以成之也，固有自矣。觀繕草字風度，亦可以見其人物之飄逸云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稽古帖。

毛喜(一作熹)字伯武，滎陽陽武人也，官至侍中。喜少好學師古，雅為高祖所知。及鎮京口，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。仍敕高宗曰：「汝至西朝，可咨稟毛喜。」至高宗初為驃騎將軍，仍以喜為府咨議參軍，領中記室。府中文翰，皆喜詞也。喜於翰墨間尤得名。善草隸，落筆峻激，略無滯思，其奔放超絕處，論者以比平郊逸驥，晚景飛隼。其亦善取況者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從軍帖。

江總字總持，濟陽考城人，官至尚書令。總七歲而孤，依外氏吳平光侯蕭勵家，而勵尤所鐘愛。嘗謂總曰：「爾操行殊異，神采英拔，後之知名，當出吾右。」及長，果好學，能屬文，作行草為時獨步，以詞翰兼妙得名。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焉。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：

餘姚帖。

鄭佃，失其世系，官至東宮洗馬。幼通經史，尤善草字，深慕鐘王之法而得其旨。觀其用筆，俯仰屈折，而筋力有餘。蓋論書者以謂豐力多筋者聖，無力無筋者病，而佃亦頗知其要處也。又如佃意喜用禿筆，豈其鋒藏韻古而至是耶，抑又出其一時之意耶？嘗聞漢蕭何用禿筆書為時所重，王僧虔用之而風韻不減，是亦得之於心者。佃固不擇紙筆皆得如意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民務帖。

陳逵，無傳於史，其書不多見。作行草古而腴，肥而不剩肉。雖未足以追配昔人，要之蓋嘗論學，又復不惡，亦自可珍。至於草字，則飄發不滯，稍有羲獻之風。蓋亦非規矩形容王氏者，至其合處，乃有一斑，雖欲勿取，其可舍諸？雖然於眾人則有餘，於作者

則不足，故其書名獨不赫然與前人爭長，宜哉！今御府所藏二：

草書：歲終帖。

行書：明願帖。

隋

釋智永，會稽人也，晉右將軍王羲之之裔。學書以羲之為師法，筆力縱橫，真草兼備，綽有祖風。初勵志書劄，起樓於所居之側，因自誓曰：「書不成不下此樓。」後果大進，為一時推重。而求其書者，縑素箋紙，堆案盈幾，先後積壓，塵為之生。又戶外之屨常滿，賓客造請，門閾穿穴，以鐵固其限，故人號曰鐵門限。所用筆，退即投大甕中，歲久輒貯數甕，自為銘以瘞之。當是時，詩人有以筆冢對墨池者。嘗作《成心頌》以示字法，又作真、草《千文》傳於世，學者率模仿焉。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三：

草書：常侍帖，參軍帖、故舊帖，至通法師帖，春雨帖，千文七，臨王羲之言宴帖。

真草：月儀，月儀獻歲帖，千文七，小字千文。

卷十八

草書六

唐（裴行儉、賀知章、徐嶠之、張旭、孫過庭、周巍、李霽遠、張仲謀、裴素、韋權、張庭範、胡季良、章孝規）

唐

裴行儉字守約，絳州聞喜人，官至禮部尚書、檢校右衛大將軍，復為金牙道大總管，卒贈幽州刺史，謚曰獻。行儉善用兵，大將軍蘇定方一見奇之，盡畀之以術。麟德二年，擢安西都督，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。召為司文少卿，遷吏部，與李欽兀、馬載同典選，有能名，時號裴馬。工草隸，以書名家。高宗嘗以絹素詔寫《文選》，書奏，極嘉賞，因厚賜賚以獎之。行儉每自許：「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，不擇筆墨而妍捷者，余

與虞世南耳」所撰《選譜草字體》數萬言，後之學者往往宗之。然書帖罕傳，蓋行儉以用兵有功唐室，提孤軍深入萬里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，自是以功掩其它能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千文。

賀知章字季真，越州永興人，擢第後復登超拔群類科。天姿夷曠，談論警發，能文善草隸，當世稱重。恐不能遽取，每於燕閑遊息之所，具筆研佳紙候之。偶意有愜適，不復較其高下，揮毫落紙，才數十字，已為人藏去，傳以為寶。晚節尤放誕，自號四明狂客。脫落簪紱之累，嬉戲裏巷間，與物無忤。每醉必作為文詞，初不經意，卒然便就，行草相間，時及於怪逸，尤見真率。往往自以為奇，使醒而復書，未必爾也。書時惟問紙有幾幅，或日十幅則詞隨十幅盡，或日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。然多多益辦，不見筆力之衰。忽有佳處，人渭其機會與造化爭衡，非人工可到。蓋胸中所養不凡，源深流長，自然之道。天寶初病，夢遊帝居，數日寤，乃上章乞為道士，從之。又賜鑒湖數頃為放生池，以越州所居為千秋觀。既辭，明皇作序，太子以下拜辭，百僚飲餞，賦詩敘別。時官為秘書外監，後贈兵部尚書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二：

孝經二，洛陽賦上、下二，胡桃帖，上日等帖二，千文五（內一軸不完）。

徐嶠之字惟岳，會稽人也。嘗歷趙、沼州刺史，不載於史，而附見於朱長文《墨池編》。嶠之平時耿耿有高節，如狄仁傑、姚崇交辟皆不就，張易之勢傾當世，而敢以語摧之，終能左右張柬之等扶中宗復唐室。自晦不伐，故人莫之知也。作字名播於時，正書道媚有楷法。今傳於世者草字而已，評其字謂如回鸞顧鵲之勢，識者不以為過。初嶠之父師道已精於書，嶠之復以善書稱，且以法授其子浩，故浩書又傑然為一家法。自師道至浩蓋三世矣，是亦熟於翰墨之場者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天童經。

張旭，蘇州人，官至長史。初為尉，時有老人持牒求判，信宿又來，顛怒而責之。老人日：「愛公墨妙欲家藏，無他也。」老人因復出其父書，旭視之，天下奇筆也，自是盡其法。旭喜酒，叫呼狂走方落筆。一日酒酣，以發濡墨作大字，既醒視之，自以為神，不可復得。嘗言擔夫爭道，又聞鼓吹而知筆意，及觀公孫大娘舞劍，然後得其神。其名本以顛草，而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。其草字雖奇怪百出，而其源流無一點不

該規矩者。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。後之論書，凡歐、虞、褚、薛皆有異論，至旭獨無所短者。故有唐名卿傳其法者，惟顏真卿云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二十有四：

奇怪書，醉墨書，孔君帖，皇甫帖，大弟帖，諸舍帖，久不得書帖，德信帖，定行帖，自覺帖，平安帖，承告帖，洛陽帖，永嘉帖，清鑒等帖，縑素帖，華陽帖，大草帖，春草帖，秋深帖，王粲評詩，長安帖，酒蚣帖，千文。

孫過庭字虔禮，陳留人，官至率府錄事參軍。好古博雅，工文辭，得名翰墨間，作草書咄咄逼羲獻。尤妙於用筆，俊拔剛斷，出於天材，非功用積習所至。善臨模，往往真贋不能辨。文皇嘗謂過庭小字書亂二王，蓋其似真可知也。作《運筆論》，字逾數千，妙有作字之旨，學者宗以為法。然落筆喜急速，議者病之，要是其自得趣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三：

書譜序上、下二，千文。

周巍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天成問作牧泌陽，一世以翰墨稱。喜懷素書，心慕手追，作草字得師法。有《贈懷素草書歌》者，囊親筆之，故字畫尤加奇崛。當時如智永、夢龜、高閑輩，皆以書稱於唐，而懷素得王氏羲獻為多，宜其裝一意於師習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贈懷素草書歌。

李霅遠，莫詳其出處，然其書多見於後世，豈當時以書得名者？霅遠喜草書，近類釋亞棲。在唐有盛譽，而學者不究其實，往往宗之。曾不知自羲獻法亡，而獨得草字妙處入規矩而放逸者，惟張旭耳。至於字法之壞，則實由亞棲，而霅遠亦亞棲之流。宜其專務縱逸，如風如雲，任其所之，略無滯留。此俗子之所深喜，而未免夫知書者之所病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隱士詩，遠花詩。

張仲謀，亡其世系。長於草法，其源流出自王之，久而自稱一家。唐人學字多仿王氏，其或肥瘦、疏密、大小布置之不同，要其筆意則一而已。觀羲之著論於八法之外，有日「如千里陣雲，高峰墜石，百鈞弩發，陸斷犀象」之類，苟能深求旨趣，信其言不虛也。

仲謀之書，豈非得其餘意耶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赴舉有感等詩。

裴素，失其先系，寶歷登第。善草書，其筆意蓋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學。觀其《空繪》一帖，司謂用意，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，顧未得古人落筆之妙，與亞棲輩可以季孟其間也。且羲獻以字畫之妙出東晉，曠然為千古翰墨之祖。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，而稍窺其藩籬已足以名世，況素之字學殆已逼人，是宜在所錄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空鯰帖。

韋權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工草書，其筆畫宗王氏羲獻之法。嘗與人論書云：「《洛神賦》數紙，足下曾見之否？當在鐘繇之上。」即知書不可定，夫古今評書，皆自其識斷不昧，確然自信，可以為決定之論。若以凡下較之，則往往是古非今，貴耳賤目，敢與古人比肩哉？前人論此者，謂往昔字學之流，其初筆法安在，惟其胸次筆端超逸絕塵，暗合法度，則其草創便為一物之宗。折釵、屋漏、畫沙等書，同是筆法，會此則曠百世而與之友。如權者，雖未聞其知此，然能於論書之際，遠引古人，自信不回，而書又可喜，亦足尚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論書帖，畫畏獸。

張庭範，本一優人，亡其系。善逢迎，諂事朱全忠，為所喜，故全忠錄其扈從之勞為禦孽使，進金吾衛將軍、河南尹。全忠又欲用為太常卿，宰相裴樞知其無人望，且太常典禮，非賢者莫能當其任，力持不可。全忠由是罷樞相。而柳璨希旨意用庭範，然終以此敗。庭範喜草書，貌類善人而心術特不善，與柳璨同惡相濟，終輾於市。是亦所致者。然以《春秋》褒貶之法斷之，則庭範之書或在所不錄。今御府所藏八：

草書：謝安帖，相遇帖，東陽帖。

正書：造繭紙。

行書：胡笳十八拍，仁弟帖，借書帖二。

胡季良，不見於史冊。惟工行草，追慕古人而得其筆意。字體溫潤，雖肥而有秀穎之氣。運筆略無凝滯，殆非一朝夕之工也。揚雄有言：「精而精之，熟在其中矣。」故技有操舟若神，運斤成風，豈非積習之久，而後臻於妙耶？觀季良《讀元和文》與夫《大乘寺帖》，皆行書，既精且熟，想見其禿千兔之毫，窮萬觳之皮，而能至是也。今御府所藏十：

草書：題然公山房詩，逸草障，文賦帖，說龍帖，蔡瑰帖。

行書：讀元和文，大乘寺詩，孔山寺詩，昆山寺詩，陳智帖。

章孝規，不知何處人，嘗為路魯瞻書雲南木夾。詳考其始末，則魯瞻者，唐邊臣方面之官；雲南者，蠻夷之地，古有大雲南小雲南是也；木夾則彼方所謂木契。蠻夷之俗，古禮未廢，故其往復移文猶馳木夾。魯瞻之書，當是復雲南之移文。其詞略曰：「萬里離南，一朝至北，開緘捧讀，獎飾過多，蓋其結信邊鄙，使之不敢犯義者，理固在是。」夾之文則進士胡曾所為，其字則處士章孝規草書耳。孝規所長者草字，而木夾之書亦蘊藉有餘，對之可喜。唐三百年凡縉紳之士無不知書，下至布衣皂隸有一能書，便不可掩，況孝規一處士書，又不惡，良可寶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路魯瞻雲南木夾

卷十九

草書七

唐（釋懷素、釋亞棲、釋高閑、釋警光、釋景雲、釋貫休、釋夢龜、釋文楚）

五代（杜荀鶴、薛存貴、楊凝式）

宋（神仙鐘離權、錢俶、杜衍、周越）

唐

釋懷素字藏真，俗姓錢，長沙人，徙家京兆，玄奘三藏之門人也。初勵律法，晚精意於

翰墨，追仿不輟，禿筆成冢。一夕，觀夏雲隨風，頓悟筆意，自謂得草書三昧，斯亦見其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也。當時名流如李白、戴叔倫、竇晟、錢起之徒，舉皆有詩美之，狀其勢以謂若驚蛇走虺，驟雨狂風，人不以為過論。又評者謂張長史為顛，懷素為狂，以狂繼顛，孰為不可？及其晚年益進，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，茲亦有加無已，故其譽之者亦若是耶！考其日得酒發興，要欲字字飛動，圓轉之妙，宛若有神，是可尚者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百有一：

孝經四，自敘，鄂公鬥將贊三，草書歌二不完，秋風辭，草聖詩，早春詩，自詠詩，寄人詩，憶人詩，遊山詩，題酒樓詩，酒船詩，勸酒詩，狂醉詩，醉僧圖詩，寄浩公詩，回雁詩，論草聖帖，論章草帖，論書帖，神仙帖，遊山帖，下山帖，尋道帖，貧道帖，玉壺帖，仙杖帖，長生帖，臨川帖二，山水帖，山亭帖，早行帖，松聲帖，花發帖，上林花發帖，奉李帖，送人帖，藥物帖，石膏散帖乘興帖附，白石散帖，寄藥帖，顛書帖，二謝帖，二謝等帖，奉二謝帖，奉書帖，揮翰帖，筆老帖，遣興帖，清和帖，近代帖，久在帖，動靜帖，臨池帖，憑事帖，勤讀帖，天然帖，本欲帖，足下帖，知命帖，自首帖，世人帖，飛釣帖，雄逸帖，汝等帖，還期帖，客舍帖，陶阮帖，江公帖，得書帖，帥古帖，取步帖，衣缽帖，河內諸子帖，河東帖，成陽帖，吳郡帖，新安縣帖，醉顛帖，草顛帖，小草等帖，行草筆法，公孫大娘等帖，臨王羲之懷間帖，千文帖，夢遊天姥山等歌五。

釋亞棲，洛陽人也，經律之餘喜作字，得張顛筆意。昭宗光化中，對殿庭草書，兩賜紫袍，一時為之榮。每論張顛云：「世徒知張之顛，而不知實非顛也。觀其自謂『吾書不大不小，得其中道，若飛鳥出林，驚蛇入草，則果顛也耶？」此亞棲所以獨得，而世俗未必知也。觀其《謝真人帖》與草書《千文》，其所謂顛者與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五：

對御草書歌，觀智永草書歌，觀懷素草書歌，觀高閑草書歌二，幾何賦，瀟湘逢故人賦二，羅漢贊，開講疏，山寺詩，謝真人帖，六藝帖，千文二。

釋高閑，烏程人，寓湖州開元寺，具戒律，善草書。宣宗時召對，賜以紫袍，加大德號。頗為韓愈所知，作序送之。大抵愈所論，言其書法出張顛，流離顛沛，必於草書發之，故其變動猶鬼神，不可端倪，學者當求顛之心，而不當逐其跡也。。已而要其歸正，而語若詆毀。蓋知愈者必謂愈深知閑，而不知愈者以謂愈之黜閑也。。今御府所藏三：

草書：五原帖。

行書：中丞帖，雨雪帖。

釋警光，江南人也，潛心草字，名重一時。吳融贈其歌曰：「忽時飛動更驚人，一聲霹靂龔龍她活。」司空圖亦為之歌曰：「看師逸跡兩師宜，高適歌行李白詩。」當時稱美著於篇籍者，不可勝數，苟非研精覃思，詎能至是耶？昔智永學書四十載不下經閣，世號鐵門限；懷素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，彼皆不以外物攖拂其心，遂能造妙。觀曾光墨跡，筆勢道健，雖未足以與智永、懷素方駕，然亦自是一家法，為時所稱，豈一朝夕之力歟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贈登第等詩，千文。

釋景雲，亡其世系，幼通經論，性識超悟。尤喜草法，初學張顛，久之精熟，有意外之妙。觀其所書《將箴》，左盤右蹴，若濃雲之興，迅雷之發，使見者驚駭。斯蓋不獨形於字畫之間，抑又見其寫胸中之寄也。昔王羲之作《筆陣圖》，以紙為陣，以筆為刀稍，以墨為鎩甲，以水硯為城池，本領為副將，結構為謀略，出入為號令，特以心意為將軍者，真知其要也。景雲之書《將箴》，殆有旨焉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將箴。

釋貫休字德隱，姓姜，婺州蘭溪人。七歲出家，日誦書每過千字，不復遺忘。工為歌詩，多警句，膾炙人口。以至丹青之習，皆怪古不媚，作十六大阿羅漢，筆法略無蹈襲世俗筆墨畦畛。中寫己狀，眉目亦非人間所有近似者。天復中人蜀，往益州東禪院，賜號禪月。作字尤奇崛，至草書益勝，嶄峻之狀，可以想見其人。喜書《千文》，世多傳其本，雖不可以比跡智永，要自不凡。有歌詩千餘首號《禪月集》行於世。今御府所藏八：

草書：常侍帖，千文六。

行書：夢遊仙詩。

釋夢龜，莫知其系。天復中寓東林寺，作顛草奇怪百出。雖未可語驚蛇飛鳥之迅，而筆力道勁，亦自是一門之學。唐興，士夫習尚字學，此外惟釋子多喜之，而釋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，其故何耶？以智永、懷素前為之倡，名蓋流輩，聳動當世，則後生晚學瞠若

光塵者，不啻膻蟻之慕。於是其徒亦有駁駿欲度不可得而掩者，如夢龜其人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：

白蓮歌，粉團山水歌，梁園吟，襄陽曲，重陽詩，謝馬鞭詩，寄新羅劍帖，臨張顛千文，千文二。

釋文楚，失其系。性樂岑寂，惟喜作草書，學智永法，顛沛造次不忘於懷。久而擺脫舊習，一有自得之趣。在元和間，所書《千文》，落筆輕清，無一點俗氣，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，一見使人泠然有物外之興，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？至若亞棲、晉光之徒，成以恢詭譎怪相誘誇，而文楚獨以清約自成一家。昔劉涇嘗作《書詁》，以懷素比玉，警光比珠，高閑比金，貫休比玻璃，亞棲比水晶。世以為善取況者。恨涇不見文楚，故未有定論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千文。

五代

杜荀鶴，池州人，官至翰林學士。善作詩，辭句切理，有「舉鞭揮柳色，隨手失蟬聲」之句，為時所稱。然尤工草字，而無末俗之氣。且書學之廢，莫甚於五代。篆籀之輩不可得見矣，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；兩漢之法又不可得見矣，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。觀荀鶴之書，雖未能跨越前古，筆力遒健，猶有晉唐之遺風。然其書名頗播於流俗，故其字亦為可重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雲扃帖。

薛存貴，史失其傳，考其字畫，定非凡陋人也。然喜作草書，頗有晉宋問風度。所書雖出於一手，而變態百出，或妍或醜，其溫潤足繩墨處，便類獻之字學；而剛勁乏嫵媚處，則李煜金錯刀書之儔侶也。昔人學書未必不盡工，而罪在胸次。如存貴，端是學者之書，蓋不必工字而字自應佳耳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五：

應舉帖，西征帖，秋熟帖，到城帖，到任帖。

楊凝式，華陰人也，形貌寢倪，然精神矍然，要大於身。善文詞，出於輩右。唐昭宗時

初登進士第，終唐之世為秘書郎，直史館。仕梁至考功員外郎，歷後唐至兵部侍郎，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，至漢遷太子少師，至周遷太子太保。自晉迄周，朝廷皆以元老大臣優禮之。喜作字，尤工顛草。居洛下十年，凡琳宮、佛祠墻壁間，題紀殆遍。然揮灑之際，縱放不羈，或有狂者之目。歐陽修嘗跋其字，以謂自唐道衰，四海困於兵戈，及我宋興，天下復歸於治，蓋百有五十餘年，五代之間有一楊凝式，建隆已後有一李建中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。後之議者，又以謂唐末五代文章卑汙，字畫隨之。若李建中書，猶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；而凝式筆跡獨為雄強，與顏真卿書相上下，自是當時翰墨中豪傑。蓋昔之名世之書，惟二王而已，後人仿之莫得其點畫。凝式稽究其學，遂能超逸如此。則知作字非小道，而凝式所得可以語其崖略也。今御府所藏三：

草書：古意帖。

正書：韭花帖。

行書：乞花帖。

宋

神仙鐘離先生名權，不知何時人，而間出接物，自謂生於漢，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，有問答語及詩成集。狀其貌者，作偉岸丈夫，或蛾冠紺衣，或虬髯蓬鬢，不冠巾而頂雙髻，文身跣足欣然而立，睥睨物表，真是眼高四海而遊方之外者。自驁天下都散漢，又稱散人。嘗草其為詩云：「得道高僧不易逢，幾時歸去得相從？」其字畫飄然有淩雲之氣，非凡筆也。元祐七年七月，亦錄詩四章貝王定國，多論精勤志學，長生金丹之事，疊崔可讀；終自論其書，以謂學龍蛇之狀，識者信其不誣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贈王定國詩。

秦忠懿王錢俶，武肅王鏐之孫，文穆王元瑾之子。自唐幹寧間據有浙右，至我宋之興，凡三世四王，使一方耄倪不識兵革而睹太平之興，錢氏之力也。初元瑾有子日佐，嗣元瑾位，是為忠獻，在位未幾，而忠懿特以弟繼其昭穆。藝祖應運，率先臣服。開寶八年朝廷將率兵平江左，李煜密貽書於俶日：「今日無我，明日豈有王？一旦明天子易位，酬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。」俶表其書來上，藝祖嘉其忠。江南平，與其子惟浚、妻孫氏來朝，藝祖遣皇子至睢陽迎勞。對見禮皆從異等，賜禮賢宅以館之，而締構宏壯，至於

供帳帝幕什物種種畢具。傲來如歸，已而遣就國，而留其子入侍。至太宗即位之明年，俶盡籍其府地圖以獻。乃封王淮海國，久之又王漢南國，上章遜避，遂止王許，未幾徙王鄧。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太宗以其誕日，遣使賜器幣，方與使者燕罷，及暮，有大星流殞於正寢，光照戶外，而是夕訃聞。於是朝廷追封王秦國，謚日忠懿。方浙右富庶登豐之久，上下無事，惟以文藝相高，故俶尤喜翰墨。而作字善顛草，其斡旋盤結不減古人。太宗遣使取其草書以進，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。詔賜以玉硯、金匣、象管、蜀箋等，且示寵焉。然當時降王，有始有卒無如俶者，蓋以能先諸國作我藩服。其後子孫繼登顯仕，垂榮無窮，信萬世臣子之勸也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二：

國子直講補牒，手簡。

文臣杜衍字世昌，越州山陰人，相仁祖官至太師，封祁國公。其先出於堯後，歷三代嘗為諸侯，徙封於杜。經秦歷漢，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，十有四世，岐國公佑顯於唐，又九世至於衍，具有法。吉凶祭祀，一用其家書。自唐滅士喪舊禮，由春秋以至有唐千有餘歲，公卿之家得不絕其世譜，流傳至今者惟杜氏。衍世以恭儉孝謹稱於鄉里，為人廉潔自刻，動靜識悉，謹而有法，然尤好翰墨。考其大節，偉如也。享年八十。初知幹州，察其治能，移權鳳翔府。二邦之民爭於界上，一曰：「我公也，汝何奪之？」一曰：「我公也，汝何有焉？」雖古循吏無以過之也。所治之所，奸吏束手，權要不敢侵犯。典銓選則有條式，議邊事則折沖樽俎，料敵如神。及居相位，以靜鎮物。凡內批除目有僥幸，衍多抑絕不行。至暮年以草書為得意，喜與婿蘇舜欽論書，年位雖重而尺牘必親作。韓琦嘗以詩謝其書云：「因書乞得字數幅，伯英筋骨羲之膚。」其為當時所重如此。今御府所藏草書一：

天隱子絕句詩。

文臣周越字子發，淄州人，官至主客郎中。天聖、慶歷間以書顯，學者翕然宗之。落筆剛勁足法度，字字不妄作，然而真行尤入妙，草字人能也。越之家昆季子侄，無不能書，亦其所漸者然耶！說者以謂懷素作字正合越之儉劣，若方古人固為得筆，儻滅俗氣，當為第一流矣。在慶歷中有馬尋者，嘗知利州而善仿越書，觀者不復真贋，人謂韓門弟子云。又御府所藏草書三：

賀知章賦，詩句，千文。

卷二十

八分書敘論

為八分之說者多矣。一日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為楷法，又以楷法變八分，此蔡希綜之說也。一日去隸字八分取二分，去小篆二分取八分，故謂之八分，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語也。前世之善書，類能言其書矣。然而自漢以來，至於唐千百載間，金石遺文之所載，特存篆隸行草，所謂八分者何有？至唐則八分書始盛，其典刑蓋類隸而變方廣，作波勢，不古不嚴，豈在唐始有之耶？杜甫作《八分歌》，盛稱李潮、韓擇木、蔡有鄰㈣，是皆唐之諸子。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，則希綜、蔡琰之論安在哉？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，今所謂正書，則古所謂隸書；今所謂隸書，則古所謂八分，至唐則又於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名之。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，非古之所謂八分也。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，曰張彥遠，曰貝冷該，曰於僧翰，曰釋靈該。是四子俱唐人，則知今之八分出於唐明矣，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。

唐（于僧翰、張彥遠、貝冷該、釋靈該）

于僧翰，河南人也。工八分，與貝冷該俱擅名江左。冷該學明皇書，筆跡疏弱，但得其點畫耳，意氣格力殆無取焉。僧翰師韓擇木，字體妍美，參用篆法，故比冷該為勝。大抵人之學也，有志於上而止於中，有志於中則下焉而已。此僧翰所以區區之學，所得僅及擇木焉。初王羲之初學衛夫人書，徒費年月，故知羲之所造殆將淩轢而上矣，則僧翰之於師資寧有是哉？議者以謂僧翰字雖妍美，而格律不高，亦其八分之學去古已遠，使技窮於此，亦不過如是而止耳。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二：

千文上、下。

張彥遠，河東人。能文，工字學，隸書外多喜作八分。其家既出累世縉紳之後，且復好事，故藏積圖書如鐘、張、衛、索、王羲、獻而下，每至成軸。大父稔已有書名，初得鐘繇筆意，壯歲遂仿獻之，暮年人許有羲之風度，蓋凡三變而後有成。此其遺風餘澤，沾馥後人者特非一日。彥遠既世其家，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。觀其為論，以謂書非小道，本以助人倫，窮物理，神化不能以藏其秘，靈怪不能以遁其形，則知盤礴胸次者，固已吞食雲夢之八九矣。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，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，而手傳心受處復有家學耶！嘗作《法書要錄》一十卷，具載古人論書語，且以完傳列之，又以九

等品第書學人物，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，

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。更撰《歷代名畫記》為十卷，自序其右云：「得此二書，則書畫之事畢矣。」觀其編次之善，果非虛語。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數章，至其仿古出奇，亦非凡子可到。今御府所藏一十一：

八分：李將軍征回詩，維山廟詩，宿僧院詩，山行詩。

草書：臨王羲之初日帖，臨王羲之還問帖，臨王羲之思想帖，臨王羲之丹陽帖，臨王羲之清和帖，臨王羲之別紙帖，臨王羲之書問帖。

貝冷該，史亡其系，以八分書名於江左，一時推許。蓋在唐室，明皇以此道為諸儒倡，當時臣子無不以此相高。若冷該者，固在步趁之末，而評其書者，謂雖效明皇，而筆力疏弱，惟知點畫而已。觀其書《蓬萊觀碑》，可以目擊而意曉矣。雖然八分書最為近古，士大夫類皆尚之。韓愈詩云：「阿買不識字，頗知書八分；詩成使之寫，亦足張吾軍。」謂阿買不識字，猶知是書附大儒間榮垂不朽。況冷該知力學擇術，是宜亦得名也。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一：

蓬萊觀碑。

釋靈該，史亡其傳，會昌中以八分書稱於時。手和筆調，固亦可采，論其追步古人，且幾何哉！雖然亦有以倡之者。蓋唐自明皇御世，首以此道為士大夫之習，於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，若李潮輩以八分名世。潮一字出遂有百金之直，則聞其風而悅之者，可無其人。今於靈該見之矣。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一：

種柳歌。

制詔告命（補牒附）

敘論

昔者帝王坐法官，垂衣裳，不出九重深密之地，使四方萬里朝令夕行，豈家至戶曉也哉？以吾有慶賞刑威之柄以馭之而已。故其目則有曰制、曰誥、曰敕牒者，是其所操之柄耳。

蓋上之所以命下者或不一，於是制以揚之，誥以告之，詔命敕牒以行之。豈特中國然耶，殊方異域亦由此治。雖日言語不同，點畫乖離，譯而通之，何嘗不合？況其自通中國，書畫可采，此歷代書史在所不廢。方唐以武王天下，及其治定，濟之以文。故自太宗留意字學，而明皇、肅、宣以降，世不乏人。而一時聞人巨卿以書名世者，亦往往喜書王命，為不朽之傳。若顏真卿書顏惟正、商氏等告，徐浩書朱巨川告者是也。至其無名氏之書，間有典刑，而告命或載一時人物，又自可以附見矣。蓋唐之諸臣，扶持王室落落有奇節者，其取日虞淵，洗光咸池，則有若狄仁傑；以安社稷，名曰具臣，則有若郭元振；系其用否，治亂以分，則有若張九齡；仗義秉鉞，以戡多亂，則有若渾城；浮沈一節，為時名儒，則有若白居易；佐武中興，比跡姚宋，則有若李德裕。諸子在人耳目固已班班，皆後世樂聞而喜道者，況其當時告命哉！藏之書府，亦有以表其實耳。以類推之，是舉有可存者，下逮五代，紛紛之弊而所以維持，固不易於此道也。我宋既興，而八柄馭臣之具，粲然設施，高越前古。雖來王之國觀光向化或可考者，如告有日本之康保，牒有大理之督爽，其字書戒告雖日不同，所以為治柄則一而已。故錄其自唐以來迄於五代以及外夷，各次而為之序。案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，其間號令文具固已不貲，然更五季兵火之後所存無幾。其詔令制牒咸列之左，以備博雅焉。今御府所藏五十有一：

唐

詔：湯開山。

告：臨後周顏之儀，周法明，許圉師，狄仁傑，郭元振，賀知章二，魏處哲二，魏處哲妻侯氏，徐嶠之，張九齡考課二，白知節，馬定苫，嚴武，庫令望，魏洽，張庭詢，朱巨川，張楚金，李衍，唐大圜，渾城，齊抗，湯從義，白居易，王審隨二，李德裕，許渾，李叢，李思，鄭凝績，朱全忠，李能，羅隱。

牒：白寡辭，白彥將，王審隨。

五代

制：後唐李彥超。

告：蜀王宗紹二，晉趙仁寶。

牒：後唐趙仁寶，南唐國導師告，日本國康保偽告二，大理國相國布燮誥，大理國督爽牒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